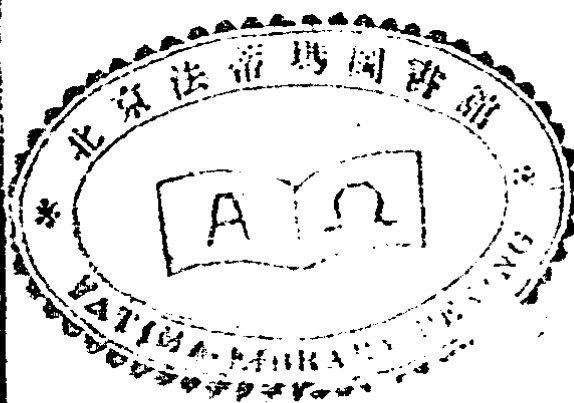


IV. 21.



錫器合序問

此書由輔中
現由本圖書館負責保管
移來



錫器
序問

P. Laur. Li, S. J. (李問漁)

RESPONSIONES
SCRIPTO CONSERVATÆ

4^a editio

—

上海主教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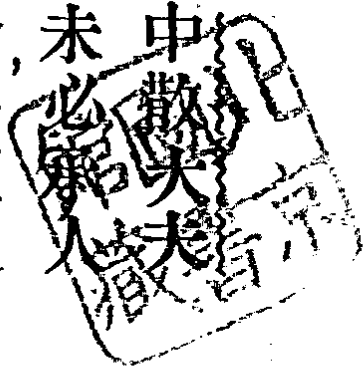
准

一千九百三十七年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第四版

序

書名答問，自梁代始，武帝作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宋中散大夫徐廣撰禮論答問，厥後仿而名者，不勝枚舉。其所載未必無人問而答之，大都自問自答，使理義明而閱者易於領會，法至良焉。今者人心不古，勢利縈懷，將崇正闢邪之學，往往置膜外而不疑，或疑而不知問，或問而不能解其惑，不疑不問，過在於己，問而不解其惑，答之者未得其道也。伏於教之真僞，道之源流，畧知一二，特恨問者寡而難遂同善之心，爰設想陳漁山其人，與予相過訪，首尾三月，討論道學，日錄之以存其稿。既竟，顏之曰答問錄，存其實，我自問而我自答也。我問之，俾不疑者亦疑。



答問錄存…序

貳

我答之，俾疑而欲問者，能解其惑。是踵武帝徐廣之後，別開一
辨道之門，閱者其亦心許也夫。

光緒十六年庚寅秋

南沙李杕問漁氏識

答問錄存條目

以類編次，藉便檢閱。

論天地主宰 (頁)二

主宰恒有	二
物非自有	二
主宰自有	四
非太極	四
非元質	四
非形天	六
物類伊始	七
造物序次	八
人類元祖	八
人物非理氣	九
主宰惟一	二
主宰無形	三

答問錄存... 條目

論鬼

主宰無變	一三
主宰無名	一四
主宰全知	一五
主宰全能	一五
主宰全善	一七
賞罰至公	一七
鬼非精氣	一八
生於主宰	一八
祭鬼無謂	一九
鬼不死亡	一九
水鬼淫鬼	二〇
鬼有大能	二一
鬼無陰陽	二一
誰能驅鬼	二二
論神	二二

論魂

天神所在	一二
護守天神	一二
天神不衰老	一二
不飲食	一三
魂非精氣	一三
魂無形像	一五
三魂之別	二六
又	五四
人惟一魂	二七
魂造於主	二八
魂不死滅	二九
輪迴謬說	三二
人魂升墮	三五
論迷信	三六
焚紙	三六

答問錄存... 條目

招魂 冥婚 祭亡人 敬祖宗 占夢 相面 算命 避煞 風水 鳥語 戒殺 放生 齋素 惜字紙 測字 文王課 大壬課

三八 三八 四〇 四一 四三 四四 四六 四九 五二 五五 五五 五七 六四 六五 七三 七四

卜筮 擲筮 論邪神 盤古 三皇 土地 文昌 張大帝 觀音 姜太公 張道陵 釋迦 黃老 施相公 論真教 敬主有禮

七四 七五 五九 五九 六三 七六 七九 八一 八四 八八 八八 九〇 九二 九五 六六 六六

敬禮一轍 主宰親立 親立三證 正理 靈蹟 預言 非西教 露德靈蹟 利瑪竇論教 天主教要義

六七 六八 六九 六九 七〇 七一 九四 九六 九九

答問錄存

戊子秋，九月八日，予自京師回，抵津門，遇陳漁山於逆旅。陳，閩中搢紳也，年五十餘，飽學有才智，龍馬精神，不啻少壯。早歲登賢書，服官齋魯間，宦海浮沉，頻遭困迫，自數載以來，喜讀黃老書，卒未愜意願。觀其舉止，有古君子風，聽其言，倒若懸河，闔座爲之神往。比登舟，駛至大沽外，陳子過予艚，聚談時事，歡然相得。語際，陳子問予曰：人之所貴，果安在乎？曰：在靈明。曰：何以言之？曰：夫人視聽行動，飲食起居，皆與禽獸同，而猛如虎，力如獅，魁梧如象，高舉如鵬，奔走如騏，人不及遠甚，惟靈明之性，爲人獨具，用之天可窺焉，地可察焉，泰山之大，可想像於寸衷。

吞舟之魚，可致死於尺鐵，上而千載以前之事，下而百世以後之機，均得參考而懸擬，妙何如也。言未竟，陳子問曰：子言是也，子輿氏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卽謂此靈明之德，第學問之道無窮，歷數格致，詞章掌故，堪輿經史，帖括章句等學，皆所宜重，而力不能全講，將以孰先？子曰：學貴探本，不探本非學也。探本莫要於窮理。考天地之由來，究人物之從出，知此大本而身有所立，心有所向，如馳馬之不至於傾欹，駕舟之不至於覆溺，否則浮泛爲辭，捫虛逐影，何濟於實德？陳子曰：所謂探本之學，何如？曰：天地本烏有也，主宰則恒有，原其初無始，究其後無終，無形與身，獨具萬福，智無不及，才無不周，在千萬年前，丕顯其仁衷，欲氣而氣生，欲天而天成，欲萬物而萬物出，是卽所謂大本，不可不知也。陳子曰：吾子此論，荒謬甚矣，天地生物，乃自然之氣，安有所謂主

宰哉？予曰：否否，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所自，無自然生物之理。譬之雲雨，鄉愚無知，以爲自然判合，然精天學者，知雲雨有所從來也。納千字於一筒，任意搖擲，不能自成文章；積瓦石於一隅，經歷百年，不能變爲珍貝；由此類推，萬事皆然；彼自然生物之說，非通論也。陳子曰：物不能自生，予亦信之，然主宰無形，造生萬象，非乃理之所不可。予曰：萬物不能自生，物類燦陳，必有生之者而始有，子之惑殆在無形生有形歟？陳子曰：然。予曰：君不見菓木乎？菓生於花，花生於枝，枝生於幹，幹生於根，根之中無幹也，幹之中無枝也，枝之中無花也，花之中無菓也，求之土壤雨露之中，更無幹與枝與花與菓也，乃何以初而生幹，繼而萌枝，又繼而發花，又後而結菓？其間妙運，雖博物君子，亦不能詳釋，祇云物性然耳，地氣然耳。夫尋常習見之事，尙不克索解，況欲知無形之生有形乎？

陳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則生天地者太極耳。予曰：繫辭爲孔子所撰，其三十二世孫孔穎達著周易正義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一也。帝王世紀云：質形已具，謂之太極。陳思王七啟曰：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純純，與道俱運。據是則太極乃元質耳。以元質化萬物，猶之以麵作餅，以粉繪形，作與繪者，固不可無麵粉，而餅與形之成，非麵粉之功，人力有以致之。萬物生成，實類乎是。元質爲之材，主宰加之功，於是種類分明，充塞宇宙。儒者舍本逐末，不思主宰化生萬物，其爲惑可勝言哉。陳子曰：主宰亦受生耶？曰：否。主宰而受生，已不得爲主宰。何也？生主宰者，必大於主宰，先於主宰，而主宰非至尊無上矣。陳子曰：主宰不受生而自有，何元質不能自有乎？曰：其間區別，逾于天壤。自有者上無所先，旁無同類，其必爲至尊無疑，而元質

不爾也；自有者爲萬有之原，其必至妙無疑，而元質不爾也；自有者不爲他物所損，更不能稍自更變，失其自然之美，而元質又不爾也。陳子曰：既有元質，萬物即可自然生乎？曰：否，子以元質爲有識乎？抑無識乎？曰：元質非人鬼，安有識？曰：苟無識，有元質不足，又須別有化工，乃可以成萬彙。曰：何如？曰：一屋之小，非匠不立，一器之微，非工不成，況青冥九野，覆我者如此其大也，碧落三霄，臨我者如此其高也，七政不以常照而失明，六氣不以久行而息止，伊古以來，春生秋殺，夏熱冬寒，四時未嘗紊，黃土宜稻，沙土宜棉，北方黍稷叢生，南省荳瓜最茂，自后稷教稼以來，地氣未嘗乏；又觀鳥鳥反哺，羊羔跪乳，黃雀報恩，白獺獻祭，物之性何其巧也？同翼聚飛，同足俱走，毛者孕育，羽者嫗伏，物之序何其明也？姑不論他物，而以一蟻言，有五臟，有四體，能飲食，能行動，仔細察之，

神鬼亦當訝異；由一蟻以該他物，何物不奇？如此妙工，無主宰默爲運化，其可得耶？陳子曰：然，惜世人習見不察，未嘗念及耳；且世俗之論，總謂盤古生天地，是說也。予未之信，子以爲何如？曰：付之一笑而已。天地未分之候，五穀未生，土壤未出，卽有盤古立身且無地，何況其他？陳子曰：如子言，造物主宰，固理之所必有，然古聖賢人緘默未及，抑又何也？曰：主宰之說，古儒言之甚詳，奈後之人泥于穿鑿之見，而不能解耳。曰：是何言歟？曰：禮天子元日祈穀於上帝，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凡此經語，非言主宰而何？陳子曰：經言上帝，與天字同，如天生蒸民，天作高山，天命之謂性，萬物本乎天，所謂天者，蒼蒼在上，色可觀，象可覩，非執事所謂無形之主宰也。予曰：子過矣，經書言天有二義焉：行雲施雨之天，有形而無靈；賞善罰惡之天，有靈而無形。詩言敬天之怒，書言皇天

無親，宣尼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皆指靈天；靈天與上帝同，亦與主宰同，稱名雖異，義則一也。陳子曰：諾，謹聞命矣。遂去。無何，陳子復至，請予過其艙，與之同食，予固辭未果。席間談各種機器頗詳，因陳君亦嗜西學者。膳畢，予返。

時已晡，陳君又過予，謂今朝之論，有益身心，子誠啟我者。予曰：某所啟執事者安在？曰：主宰之說，予未嘗思，而今得之矣。雖然，予猶有詰焉：太始之候，混沌初開，物類何以生乎？曰：物類伊始，皆主宰造之。陳子曰：何以知之？曰：度理以知之。凡爲數，必有其始，譬之兆，巨數也，然兆自億來，億自萬來，萬自千來，推而上之，必至第一而止。當今之世，人畜繁多，考厥由來，今人乃明人之後，明人乃元人之後，元人則爲漢唐人之後，溯而上之，必至第一男女，是爲元祖。元祖與我同類，不能自生，則受

造於主宰明也。由男女以言，第一穀，第一桃李，第一鱸，第一犬豕，無非主宰所生。生其一，斯傳其他，理固然也。陳子曰：「主宰造物，孰先孰後？」曰：「天主教中有創世記一書，西方聖人梅瑟奉主宰默諭而撰，載造化巨功，首尾六日：一日生明光，二日作穹窿，三日生草木，四日作日月星辰，五日作飛鳥魚鼈，六日則佈置牲畜，化生男女。或云：此所謂日，乃一節之意，六日卽六節，每節不知幾千萬年。」

陳子曰：「主宰生民，殆各國置一男一女，爲萬世鼻祖耳。」曰：「否，主宰祇造二人爲天下祖。」陳子曰：「然則吾華人與西國同宗耶？」曰：「然，且有明証：泰西岐黃家，歷觀普世之人，音容或別，黑白亦殊，而脈理形骸，骨節體氣，不差累黍。且上壽百年，中壽五十，歲相若也；中人五尺，長人六尺，軀相似也；拜跪爲敬，遜讓爲儀，禮相同也；華人稱母曰媽，言衆曰多，西

文亦有是音，不相約而適相合也。陳子曰：同祖之孫，形色當相似，言語當相通，乃西人與我，迥不其然。曷故？予曰：顏色之變，本乎氣土。印度在赤道，時令炎熱，故其人黑；歐洲近北極，氣候寒冷，故其人白。凡介於印歐間者，既不知白，又不守黑，黃赭之色，觸目皆是。創世記謂古初本無二話，後眾民聚於遜納地，擬建高塔一座，上及雲霄，主宰惡其傲，迷亂其心，頃刻不能達意，由是分處八埏，各造文字，而中國六書之制，西域並字之法，於是乎始矣。

陳子曰：子言主宰生物，不將以宋儒理氣之說，束之高閣乎？予笑曰：不惟束之高閣，且欲墮諸深淵。陳子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道統流傳，端賴宋儒，子烏得非之？曰：自成周迄於宋，遠隔千餘年，異學爭鳴，聖人未出，加以六經被火，缺而不全，所遺斷簡殘編，要

皆聖賢糟粕，宋儒何自得道統乎？曰：大儒穎悟獨神，不必親受教於聖人而觸類旁通，自知聖人真旨，況聖賢遺籍，尚有存者。予曰：否，聖人真旨，當有法以傳之，然未嘗傳於人，則傳者當是六經四子，乃觀經書數十萬言，無理氣二字，何也？陳子曰：理氣二字，雖未並見經文，然易言太極生兩儀，非言理乎？孟子養浩然之氣，非言氣乎？曰：否，太極猶言元質，前已詳辨；生物者靈明之天，一名上帝，故詩云天生蒸民，不云理生民，書云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不云理降衷；孟子浩然之氣，乃血氣之氣，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陳子曰：浩然之氣，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豈血氣之氣，亦能塞天地耶？曰：漢趙岐註：正直之氣，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夫德教出於人，非氣息所能致，則塞天地者，言德教之大，非一人之氣，果能充乎？



兩大也。陳子曰：是亦一說，然理學行于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信從，吾子之見，豈獨出眾人上乎？予讀朱程書，未悟何物理氣，子將何以教我？陳子曰：理學淵微，非可淺嘗而得。按朱子性理全書：天下無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理與氣本無先後，而原所從來，須言理先；然理非別爲一物，卽存於氣之中，故無氣，理亦無所掛搭。予曰：理能獨立乎？曰：不外乎氣，安能獨立？曰：理生氣乎？曰：理不先于氣，焉能生氣？曰：然則理何所從來？曰：其事甚妙。朱子曰：未有人時，理恒在此，譬諸海水，或取一杓，或取一擔，或取一碗，都是海水；惟理爲主，而我爲客，理長久而我得之未久耳。予曰：姑不論理氣生人，而先言其始初。陳子曰：子亦迂矣哉！理氣爲最先之物，人焉能知其始？曰：執事毋躁，請據理以推。陳子莞爾曰：予亦好辨者，請盡所欲言。予曰：理氣有知乎？曰：儒者未嘗及此，殆

亦無所知。予曰：無所知之物，必有其始，則理氣非太初恒有者也；況已無所知，不能與人知識，又不能措置萬物，彼重理學而附和同聲者，亦不思之甚矣。陳子曰：朱子陰陽篇云：五行相爲陰陽，惟人得其秀，故靈。張橫渠謂：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據是，則理氣爲萬彙本根，其所以成象也，尤賴陰陽之德。予曰：以陰陽爲形色之質可也，以陰陽爲生物之主不可。何也？陰陽一氣也，別在靜與動而已。夫無靈如氣，靜不能自靜，動不能自動，必有使之動靜者；譬之粉，圓而爲餅，長而爲麵，粉不能自主也，隨人意以成形；若將餅麵之殊，歸之於粉，不亦訛歟？

陳子曰：無靈之氣，不能生萬妙之品，予亦信之，然所云造物，究有幾何？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尊無二上，理也。不觀夫萬象乎？列宿紛

繁，星羅碁布，四時行，百物生，畜以類，傳木以族，長秩然有序，今古無分；主宰而有二也，此欲彼否，立意既歧，行事必亂，將見萬物紛爭，天地不能久存矣。

陳子曰：予願一見主宰而後快。予曰：子過矣，主宰無色相，安得瞻觀？陳子曰：語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有耳目，曷謂無形？曰：張橫渠正蒙有云：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而知之理過於耳目心思。詩亦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子思子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主宰而亦有形軀，詎無聲臭？且使主宰具形體，則近者可見，遠者不得見，在天不知世人之善惡，在地不知天象之運行，以是擬主宰，不知成何體統？

陳子曰：主宰爲天神之最大者，宜其洋洋在上，不可度思，矧可數思？但道家有仙變成真，真變成神之說；佛氏有梵王變化現身之說；子

所言主宰，亦遷變也乎？曰：否。主宰美妙靡窮，無奇不備，不能損其美而爲惡，不能益其美而更善，故不變。陳子曰：乾道主動，坤道主靜，天下飛潛動植，無非變化而成，主宰煦育萬類，豈無所變而能然耶？曰：譬之太陽，千古未嘗變，而春溫夏熱，一年之氣候易焉；融冰曝雪，萬物之受照異焉；主宰亦然，事功常易，性體不移。陳子曰：謹聞命矣。言已，出時表以觀，業已十一下鐘，起曰：時已深夜，明日再談。

翌日，將亭午，陳君遣介來予船，速予過，予往焉。及至，見張君子才、沈君白花先在座，皆嶺南人，啖紅綾餅有年，自京師南下，將作吏於浙中。陳君告二君昨日事，二君喜，欲與予一晤，爰有此召。予與二君叙里居，及前所事。張君曰：陳君我舊友也，頃者爲予述足下之論，發人所未發，然君所謂主宰，何姓何名？籍隸何邦？曰：主宰乃生物大元，未有天地，

獨自生存，不可以一國限，安可以姓氏辱乎？陳子曰：主宰者，古儒所稱天唐景淨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言之頗詳。沈君曰：是說也，余嘗聞諸朱吉甫，朱在天主教讀書好雜學，論主宰之理與執事同，惟君言主宰而吉甫稱天主耳。予曰：不佞亦奉天主教，朱君之論與予同出一源，予今不稱天主而稱主宰者，非敢諱之，欲君等易於領會耳。張子曰：主宰之靈殆無倫比，若君與我語，主宰亦知之乎？曰：不特知我言，又能知我意也，不特知往事，又能知來事也。陳子曰：主宰之才能究竟何如？曰：主宰之性體萬妙畢備，區區負氣之人不能測其萬一，但見烟知有火，見詞章知有文人，見主宰所生萬物可以畧測其才能。試觀金玉之精美，草木之蕃茂，花卉之鮮艷，魚蟲之孳生，鳥獸之區別，星辰之布置，日月之照臨，天地之寥廓，與夫人之聰明睿智，動靜云爲，耳以聞，目以見，手足

以動，無一不生於主宰，而其間消長運行，脉理陰陽感觸之妙，皆世人所不能解。一物如是，物物皆然，綜萬彙以推主宰之靈，尙可懸擬乎哉？張子曰：主宰親生萬物，不亦勞乎？予曰：否否，數觔之重，童子舉之而汗流，壯夫舉之而自若，非所舉之物異，舉者之力不同也。世人見小識微，直可與童子比，而主宰智無窮盡，生物不需材與器與時，祇一欲於心，而物已成，何勞之有？譬人讀書作文，不勝其瘁，然萌一念於瞬息之頃，豈亦勞耶？況元質未生之前，空無一物，何自得器與材耶？沈子不能答，張子陳子皆點頭。至是，隨价以捲煙進，遂起而言他事。少選，有謝雲山者，俗呼剛巴杜，舟中司賬也，令人進嘉灰茶，厥味苦，入白糖一勺，頗可口。張沈二君飲而甘之，謂生平未見此物。予畧言嘉灰之由來，并陳其益效。眾人飲畢，沈君他往，陳張二君與予談。

陳君曰：主宰生物靈妙極矣，然其造化之意，果安在哉？曰：主宰具萬福，無所求於外，其造生物類，無非與人享用。天所以覆人，地所以載人，五穀百菓所以養人，日月星辰所以照人，飛潛動植所以益人，推而至於五色五味，六氣八音之類，無一非爲人而作，卽無一非養人之具。嗟夫！主宰之仁，可勝言哉？張子曰：天下猛獸毒蛇，與凡害人之物，亦主宰生成耶？曰：然。曰：生物害人，不啻親害，主宰亦不盡仁歟？曰：否。虎骨爲藥，籠珍品，其餘猛獸各有所用，主宰生之，原爲益人，非以害人。況牲畜猛而令人知畏，知畏則戒惡之心生，未始非勸懲之一法。談至此，陳子問曰：朝廷錫祿百官，欲其勤勞王事，主宰養人，何所諭於人？曰：諭報報者非他，敬拜之而不敢瀆犯之也，對越之而時常思慕之也。

張子曰：天地不能無主，予亦深信，有主而敬禮之，亦理所當然，第

伊古以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如孔子厄陳，陽貨得位，顏子屢空，盜跖富有如此之類，屈指不勝。天地果有主宰，何竟聽其自然耶？予曰：善惡真報，不在世間。子輿氏云：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則災難所以成德，猶參苓所以養生也。君欲於此生得報，亦不明甚矣。雖然，堯致三多，舜有四海，共工流幽州，驩兜放崇山，在生受報者，亦復不少，君毋妄疑可也。張子曰：諾。

少選，舟抵芝罘，沈張二君紛紛與當道相過訪，予與陳子叙談雜事。陳子曰：晉阮瞻有無鬼論，昌黎氏作原鬼，君等以爲孰是？張子曰：伊古以來，有鬼字，有鬼術，有說鬼之書，有嘻嘻咄咄鬼作之聲，狐突見申生，稽康見魑魅，鬼祟出沒，鑿鑿有憑，何可詫爲虛妄？陳子曰：宋儒以精

氣爲鬼，是殆正義。予曰：否否，凡物不出夫本類，故聖人爲人，不可謂之非人，千里良馬，不可謂之非馬，氣有動靜陰陽清濁精粗之別，終不外蕩漾之物，何以能下殃禍，徵休咎乎？陳子曰：精氣無形，鬼亦無形，非同類歟？曰：否，泰西化學盛行，將精氣儲於玻璃管，累積既多，目力可覩，精氣非無形者也。陳子曰：宋儒所言精氣，殆別有一物，非西人所謂精氣者。予曰：如果別有一物，出乎氣之類，則名爲氣而實則非氣，是卽不佞所欲言。陳子曰：執事之說何如？曰：鬼無形，必無身，無身則不生於形物，可知。陳子曰：不生於形物，將何自生乎？曰：生於主宰，始爲善類，緣其方命，久已流爲惡鬼，從來憑人物，附山陵，爲祟爲難，謀害生靈，皆若輩也。陳子曰：自古有祭鬼之禮，鬼果求食人間耶？曰：否，鬼無口腹，無飢渴虞，何需夫飲食？陳子曰：鬼亦死乎？曰：夫物必損傷而後壞，消散而後

亡，鬼非氣，故不散，鬼無形，故不傷，不散不傷，永生不死矣。陳子曰：鬼何在？曰：大都在地獄，受其逆令之刑，亦有入世害人者，多至不可數計，正人拒之而立功，惡人從之而積惡，慶殃殊報，由是分途。

陳子曰：俗稱水鬼縊鬼，何以別類？曰：鬼以誘人爲務，誘人投河，稱水鬼，誘人懸梁，稱縊鬼，非鬼之性有異，鬼之所事不同也。正談論間，張子執烟袋至，問所言何事。陳君笑曰：說鬼，子亦信鬼物否？張子曰：安得不信？我少時嘗夜行，及至河濱，見大路如康莊，欲舉足蹈之，忽有相識者隔岸呼曰：張某何爲？予乃醒，始知爲河，大驚，是非鬼迷而何？陳子曰：我鄉多鬼病，往往及簪閨女，密與鬼親，不數月而絕命，間有入天主教者，病愈，命亦全，是誠可怪。張子曰：此事予亦聞之，但不知何故？予曰：此淫鬼也，現於女子，作男容，現於男子，作女貌，始惟進瓜菓等物，却之則

鬼退，受之則狎褻不可言狀，甚而一日數至，一經沾染，迸拒實難，欲求不死，不可得矣。惟入天主教則愈，邪不勝正，洵不誣也。

張子曰：鬼之爲物，祇知迷人乎？曰：否，鬼具體無形，能作怪誕，力足以移山陵，才足以興雲雨，行運之速，片刻歷萬國五洲。西史載埃及有巫，擲杖於地，頃刻變成大蟒。羅瑪有巫，升舉空中，幾及霄漢。陳子曰：洵加是，千萬人不敵一鬼，況巫覡之賤，奚堪驅妖禳災哉？張子曰：鬼不在多，在陰陽之別，陽來則陰去，其驗捷於影響。予問：張子孰爲陽，孰爲陰？曰：陽主動，陰主靜，以人言，男爲陽，女爲陰，以世界言，人間爲陽，冥域爲陰。予曰：鬼力足以移山，主動乎？主靜乎？張子不答。予曰：位在於陽，自有制陰之力，以故婦人宜畏男子，何陳季常受東坡譏也？言至此，闔座大笑。或謂張君畏其夫人，故知者爲之解頤。陳子曰：巫者拒鬼，賴其咒，不

恃其陽，否則大丈夫如張子翁，不爲鬼所迷矣。時沈君間壁坐，竊笑不置，踉蹌而來，謂予曰：先生善辨，敢問尊意何如？曰：巫覡見於周禮，三代時已行，孔子引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鄙薄之詞也。今日所謂師娘、關亡婆、看仙女等，之無不識，理義未明，惟托術賺錢，何嘗真除鬼祟？所誦咒語，概出羽士譚言，以是驅鬼，我知其不可。張子曰：然則鬼終不可逐乎？曰：是又不然，鬼爲主宰造生，必受主宰驅使，祈主宰而鬼自退，何患號令之不行？

陳子曰：惡鬼之外，復有何神？曰：有所謂天神者，亦主宰所生，因其竭忠盡瘁，克供厥職，故主宰擢之天上，其間若干神，降宇下，護世人，潛扶默導，在在相隨。沈君曰：天神降護人民，無乃太褻乎？曰：朝廷遣百官徧歷陬野，細察民情，未嘗謂之褻，何天神護人，獨謂之褻耶？陳子曰：天

神飲食乎？曰：天神無身，何需飲食？曰：天神亦衣乎？曰：衣所以章身，天神無身，何以章之？陳子曰：天神爲主宰造生，將衰老乎？曰：負氣之物，氣散而消，人之衰老疾病，皆以五行失正，天神非稟氣之儔，安有消亡之日？

陳子恍然曰：悟矣，魂所以消散，以其精氣成也。予曰：否否，氣不成魂，確有實証，試陳數端以明之：氣無論精粗，總爲頑然之物，頑物不能_{有知}，而魂乃明理義，達是非，與頑然之品，相懸天壤，其証一。氣雖精粹，要亦縹緲浮沉，易於判渙，而魂靈不然，好善惡惡，千古同情，倫理綱常，萬民一致，魂而爲氣，曷克臻斯？其証二。夫人思想一事，必有數念相乘，譬曰：父母當敬也，先憶誰爲父，誰爲母，已二念並生矣；旣而思何謂敬，何故當敬，又有二念矣；如使魂即爲氣，則四念將散漫於精氣之中，何自得彼此連貫？其証三。凡人年近花甲，氣血就衰，靈性之用，適反乎是，

謀事宜問老成，決計須從前輩，足見魂與氣不可二而一之者也。其証四。氣惟止於一所，不能遠引高攀，魂之爲用，迴不其然。懷人于千里之外，記事于百年之上，思念之捷，令人詫異。其証五。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洵如宋儒之言，魂爲氣，卽志爲氣，烏得爲氣之帥哉？其証六。談至此，陳君問曰：子言極是，以氣爲魂，固理之所不通。張子在旁不服，曰：予猶有詰者。曰：何如？曰：人之善惡，往往與天地之氣相觸，魂而非氣，何感應？乃爾。予曰：君可述一二事否？曰：鄒衍下獄，六月飛霜；齊婦含冤，三年不雨。此二事，可以証矣。予曰：子真徒讀父書者。陳子啞然失笑。予曰：六月之霜，君曾見之乎？三年之旱，君曾遇之乎？張子不答。予曰：子夏哭子喪，明包胥乞師泣血，可謂哀矣，何風雲未嘗變色也？張子曰：然則古人書不足信歟？曰：盡信書不如

無書。陳子曰：書之不足信者多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說，見于正史，然自今思之，天果可補耶？張子默然，時隨价呼用膳，乃起。

食已，張子促予就煙榻，予曰：鴉片一物，從未沾唇，不爲先生破例，願知我者諒之。張君曰：貴教中亦有吸者，何子獨異於人也？曰：妖由人興，德由人立，教例禁鴉片，違之造禍，我不爲也。張子曰：吸煙者非善類歟？曰：在我教而吸煙，爲我教之罪人，不在教者，非我所知。張子默然。沈君在旁，問曰：吸煙無所損，何貴教禁之嚴也？曰：煙之爲害，廢時喪財，阻事業，傷精力，致物慾，萬姓瘠貧，概由於是，謂爲無損可乎？同座十餘人，聞予言皆低首，蓋心許之也。陳子曰：此間人眾，不便相談，盍往君艙？予曰：諾，遂起。予先行，陳沈二君，携煙袋踵予後。

既坐，陳子曰：魂亦有像乎？曰：否，有像之物，祇能著形，不能著虛，祇

能及近，不能及遠。譬諸身，有像也，擊之而痛，不擊之無所覺；置刀鋸於數武之外，問人曰痛乎？人必笑之；蓋不及身，焉能痛哉？又使有人於此，終日講易，舌敝唇焦，問人曰口中覺書味乎？人必詫爲狂妄，何則？書味辨於心，不可辨於口也。凡爲形物，比比皆是。獨神魂在人，知微達妙，觸類旁通，舉一隅可反三隅，謀一事遞推百事，仁義道德之理，無聲色，無迹像，而人心之靈，瞬息領會，魂靈無像，章章明矣。

沈子曰：抱朴子與冥通記，均有三魂之說，其義何如？曰：敝教亦有三魂之說，惟與儒士異。一曰生魂，助物生長，物萎而魂亦散，草木之魂是也；二曰覺魂，助物知覺，物死而魂亦散，禽獸之魂是也；三曰靈魂，人得之以生長知覺，明達事理，書云人爲萬物之靈，此之謂也。謂一靈魂兼三魂之用則可，謂一人兼有三魂，彼此區別，則不可。何也？兼有三魂，

同時俱曉，清夜問心之下，一魂將曰如此，餘二魂將曰如彼，行見一心之中，三魂並立，質諸方寸，夫豈其然？且使人各三魂，必能同時並用，一魂思道，一魂謀事，一魂求學，三事並行，兼營齊進，然宣尼聞韶，何竟不知肉味？奕秋誨奕，何慮馳心鴻鵠？伊古以來，心無二用，則三魂之說，不辨而知其謬矣。沈子曰：然，子言是也。

陳子曰：心無二用，證人無二魂固已，然魂之居處，果何在乎？曰：或謂在心，然在心而不在四肢，手足不能動，骨肉不能長，烏乎可？或謂在腦，顧腦有魂而五官無魂，則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口舌不能辨味，跡類蠢頑，焉知事理？或謂在臟腑之間，夫臟腑四體，不相連接也，魂在臟腑，而欲其主持言行，宰制百骸，吾知其不可。陳子曰：君王在朝，一國之政行焉，太守在署，一郡之政行焉，魂在人心，應亦類是。予曰：否，君王有令，

百官傳之，太守有令，胥役承之，而人具一魂，藉以生長，藉以知覺，藉以知理，不在手，便爲死手，不在足，便爲死足，今心寒者股慄，抱愧者面赤，傷懷者流淚，喜悅者揚眉，表裏相關，捷於影響，魂在通體，尙何疑哉？陳子曰：天道運行，發生萬物，人之魂亦天地所生乎？曰：何爲天道？曰：儒者言天道，仍是自然之氣。予曰：氣不成魂，前已畧論，故不必辨。陳子曰：將以魂爲父母所生乎？曰：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魂非父母所生，何也？生也者，遺其體也，以已之體，遺於子之身，血脈相通，毛裏相屬，而靈魂純然不雜，無體可分，以魂生魂，斷無此理。假令神魂亦生於父母，則父子之賢愚善惡，當亦不甚懸殊，乃堯之聖而生丹朱，瞽之頑而生舜，鯀之愚而生禹，品節相歧，至於斯極，魂不生魂，又一証已。陳子曰：然則魂果何自來也？曰：魂本烏有，受造於主宰，考其時，在婦人懷妊之初，說者

謂造物生魂，當在開闢之始。予曰：否，魂必有所思也，如果魂先身後，相去數千年，則一旦入人之體，應亦稍憶往事，何至茫然漠然，絕無所曉？况魂之生所以合身，有身而後需魂，無身焉用魂爲？

十四日舟抵申江，陳沈二君咸寓逆旅。張君訪友詣製造局，予與隨价寄居教堂，與陳沈二君相過訪，無虛日間。時乘車偕遊，徧覽諸勝，嘗詣徐滙天主堂，遊觀星臺、博物樓、育嬰堂、大公塾等，所見俱極精美。陳君稱羨不置，沈君尤愛其藏書樓，西籍多至二萬冊，華籍亦二萬餘本，充棟汗牛，目不暇賞。越旬日，遊覽畢，無所事事。月之二十五日，往映雪軒啜茗，相與清談。陳子曰：前者君言神魂之事，洵足豁人心目，第不知魂之終末何如？予曰：君意以爲奚若？曰：宋儒程朱之儔，重尙理學，謂魂性總以消散爲歸，惟時之遲早不同耳。予曰：凡物泯滅無存，必有使

之然者；冬日出而堅冰判，大風作而拱木摧，陰陽失正，氣體違和，年歲久遠，器皿蠹朽，魂靈無形軀，無跡象，既不剝落，又不衰憊，疾病莫染，刀鋸莫傷，魂無湮滅之時，明如觀火。陳子曰：魂附身也，身死魂將焉寄？曰：魂雖附身，亦能獨活，其在身也，不賴氣血以生，故羊祜斷臂，知識依然，范睢折脇，才畧如故；夫人一旦瞑目，其魂超然物外，非如牲畜之類，物化而魂亦散亡。陳子曰：斯言誠是，特不知別有印證否？曰：印證繁多，不勝枚舉，試以顯明者言之。一曰：人之生也，苦於禽獸：童年昏昧，晚境頽唐，農夫則終歲勤勞，士子則半生課讀，工匠忍操作之勞，商賈歷波濤之險，衣食兩事，纏擾終身，人壽無多，愁眉莫展，孰若鳥飛畜走，率性自如，翱翔於天地之間，馳騁於山林之內，毛翮希革，寒凍無虞，啄粒飲漿，飢餒無患；人苟一朝易簣，魂亦消亡，是爲人反不如爲獸，揆之於理，豈

有是事？二曰，人心之戀慕無窮，斯世之福樂有限。譬諸仁義道德，功名富貴，聰明才智，年壽康強，皆我所欲而得之者寡，不得者多。既得之，患失之，卽或不失，而得隴望蜀，嗜好靡窮，天下無萬全之福，卽古今無滿志之人。此願出於天性，故萬姓同情，然主宰生此性，必有以遂其所欲者，而此生不能遂，要必魂靈常活，遂其性於他生。三曰，福善禍淫之道，千古不磨，魂而消亡，堯舜之聖，湯武之仁，盜跖之惡，陽貨之貪，皆以一死滅其踪，行見茫茫一世，荏苒百年，祇能養生足矣，何必關心於德業？四曰，書盤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祖伊曰：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夫湯距盤庚，業經九世，謂其崇降罪疾，湯魂尙在明矣。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顧文王之身，入土已久，其陟降者，非魂而何？凡此皆聖賢遺訓，可以證也。五曰，夫人娶妻生子，誰

不望延嗣續，振家聲，俾數世以還，仍復歸榮，乃祖假令人生作客，歿卽虛無，則伯道無兒，奚啻螽斯有兆，華封人多男之祝，亦已惑矣。六曰：五尺之童，死後人必驚畏，猛獸如虎，死後孩子聚觀，其間分辨，果何在乎？非人身大而畏之，惟身雖死而魂猶存，侮之深恐獲咎，故不敢褻也。陳子曰：君子存心養性，專志凝神，其魂自應永活，然小人徇情亂德，日耗精神，豈死後亦能久存耶？予曰：造物生人，原無二性，君子之魂恒活，卽小人之魂常存，況小人一生積惡，罪不容誅，身後應受孽報，其魂不可滅也。

陳子曰：釋家之說，人死而魂不散，與子言同，惟釋氏講輪迴六道，敢問貴教亦有是說乎？曰：否否，輪迴之說，叛理特甚，試舉數端以辨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十年或數十年前之事，雖不能省記如昨，朗若列

眉然其姓氏里居，爲農爲士，要亦歷數無遺，況人死而卽輪迴乎？乃者嬰兒戲嬉，象勺是好，詢其前世所爲，奚啻問道於瞽？曠觀天下，無一不然；前世之說，何可信歟？陳子曰：人所以不記前事，有二說焉：一以投生之前，孟婆強飲迷湯，遂忘前事；一以形骸改易，面目已非，無異久病復蘇，忘棄當年學問。予曰：投生之前，未有口腹，孟婆之湯，烏得飲乎？陳子語塞。予又曰：投生者固易形骸，然輪迴寓勸懲之意，宜令人知往事而鑒前車，否則賞人不顯其功，罰人不示其罪，未可以爲法。陳子不答。予曰：世人中有不墮輪迴者乎？曰：僧尼與茹素之人，不在輪迴之例。予曰：果若是，則堯舜之聖，湯武之仁，周召之忠，皆嘗鼎肉而食，大烹以養，其墮入輪迴，亦已久矣。陳子默然。

予曰：魂之初，從何而有？曰：釋家言其後，不言其初，蓋累世遞生，不

知其幾千萬世矣。予曰：茹素之儔，不入輪迴，天下多一人茹素，卽少一人轉生；況大慙極惡，均化畜牲，三代時生齒尙繁，至今日而愈傳愈寡，能不寥落如晨星？然而非也，傳愈遠，人愈眾也。叔世之版圖，十倍於中古也；夫人爲萬物之靈，以其稟性獨靈耳，魂而輪迴，獸之魂卽人之魂，同此靈性，在獸爲獸，在人爲人，不啻登場作戲，優孟衣冠，或爲賊，或爲官，要皆霎時之變相，揆之於理，斷不其然；抑予又有辨者，輪迴之說行，而魂靈轉世，往返無常，今之父母，安知不轉爲子孫？今之子孫，安知非昔時之先祖？於是人倫亂而忠孝之道滅矣；卽或投生，總在他家，不歸本族，然娶妻雇僕，不知其是否親人，購馬買牛，不知其是否至戚，似宜廢畜用而斷婚姻，俯仰兩間，跡類土木也。言至此，陳君太息曰：如此一辨，佛說無憑，直令人噴飯。

黃小宥孝廉，賈玉堂茂才，巴崇山學博，楊玉筥上舍皆來訪。予與陳君接見殷勤，縱談時事。黃君執仍舊之說，每側目於西法；賈君、楊君生長滬江，習見西人行事，極道西法之精，爲華人所不及；陳君無定見，惟唯唯否否而已。賈君約予遊龍華寺，予辭焉。又請觀劇，陳君搖手不肯去，乃作別。陳君謂予曰：觀劇之興，三十年前曾有之，今已無矣。且與若輩語，覺乏味，不如論道之有得也。予曰：世味不及道味之美，理固然耳。陳子曰：子闢輪迴之妄，頗曉暢，然人死魂將焉往？曰：生寄也，死歸也；嘗以世界比戰場，人生比臨陣，幸而攻敵有功，斯獲上賞；若怠於供役，疎於戍守，苟不爲敵所戮，其能逃上將誅乎？夫身心之仇有三：惡俗一，情慾一，妖魔一。惡俗見於事，情慾隱於身，妖魔惑於心。內外交攻，寸衷迷亂，惟奮勇力行，不爲三仇陷，則死後魂升天域，享福無疆，不然萬苦。

齊臻爲可慮也。陳子曰：所謂天域者安在？曰：在天，一名天堂。陳子曰：天堂釋氏之空談也，何貴教拾其牙慧？曰：否否，釋氏之天堂，仍是花花世界，金玉其庭，珠寶其殿，妻孥滿室，酒食盈筵，不特事之所必無，亦理之所不可。予所謂天堂，迥異於是。聖賢畢集，福祐靡窮，遠出形骸之樂，更非聲色之娛。陳子曰：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華封人言：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殆卽謂此。但子言萬苦齊臻者，其地安在？曰：在地獄，靈魂至此，永不超生。夫有賞必有罰，主宰之公道然也。總之或升或降，一定不易，彼輪迴之說，叛理極焉。

陳子曰：世俗焚化紙錢，子以爲何如？曰：君亦知紙錢之由來乎？曰：然。按困學記聞，事林廣記，漢時已有是物。唐臨冥報錄，曾三異同話，皆謂唐以來始有紙錢。法苑珠林謂起於殷長史，杜詩辨證謂昉於齊東。

昏；數說分歧，莫衷壹是，但知紙鏹之行，已千數百年，相習成風，靡然一轍，獨貴教不用此物，其義何居？曰：人生多衣食之需，非錢不能備，故白鏹青蚨，在在見重，迨一旦瞑目，魂魄相離，六尺之軀，三寸之舌，盡化爲灰塵，縱有錢何所用之？況以楮爲錢，詎資貿易？雖然，楮而存也，猶可糊窗書字，乃付楚人一炬，咸兆焚如，以鬼之靈而欺之，乃爾，質諸冥世，當亦忿憎。陳子曰：然。乃別。

陳君訪友至姑蘇，往返二旬餘，十月十八日，重造予廬，爲予言姚紫泉明府、白次青太守、笄醉餘孝廉，舉皆欵接情殷，誼重地主，遊吳門各勝，頗開眼界，與萊洲廣文、遊洞庭諸山，尤羨石公之祠，饒名人書畫，祠旁山峒一區，高廣如廳事，愛之不忍去。述竟，陳君曰：執事前論魂靈，言猶在耳也。茲予又有請者，幸勿見拒。予曰：有知必告，拙性爲然，況承

大雅問乎？陳君曰：善人之魂歸天，惡人之魂入地，敢問既去之後，尙能招之使回乎？曰：招魂何如？曰：招之術有二，一在生前，一在死後。今鄉人疾病，出語無倫，其家人升屋呼魂，一人倚門曰：唯！此生前招魂也。漢武帝李夫人亡，方士李少翁夜爲方帳，張燈燭，帝自帳中望之，髣髴見夫人，此死後招魂也。予曰：一人祇具一魂，魂在身則生，魂離身則死，性命存亡，捷於影響，豈魂已出而猶能聞言耶？魂未出而亦招之，殊覺無謂。若夫物故之後，賞罰已明，或歸天，或入地，既定不能移易，縱使千百羽流，禹步作法，無由招一人之魂，其故非他，魂主宰所治也，術士不禱主宰，徒持符籙，何濟于事？陳子曰：書云：至誠感神，乃術士無才無德，謂其能致魂鬼，我固未嘗信。

予曰：貴鄉有冥婚禮否？曰：豪富家有之。曰：子以爲何如？曰：此事雜

見載籍，由來已久。曹操子倉舒卒，聘甄氏女合葬；魏明帝女淑卒，以甄后從孫合葬；穆崇孫平城卒，與始平公主冥婚；唐懿德太子與王琰等死，皆有冥婚之舉；竊思魂鬼無形，詎分男女，何婚配之有？予曰：然，且也冥間之事，非陽世所能主，倘使生人行禮，而兩魂俱不欲，將如之何？陳子笑曰：是真所謂眇茫耳。予曰：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似周朝已尙冥婚，而周公戒斥之；五代時鄭餘慶制冥配禮，唐明宗詔刪之，是冥婚之制，先哲所非，不待予置辨矣。

十九日早，陳君遣价至，謂主人得家報，從弟小湖病亡，主人哭之慟，今日不來。予曰：唯，將往唁焉。及至，見陳君獨坐，有憂色，予畧慰數言，隨即辭別，順道訪姚一峰、江建卿二君，皆不遇。二十及二十一日恒雨，二十三日晴，鐘方十下，陳君乘東洋車至，予下階迎，詢問起安。陳君嘆

曰：靜處無聊，三日來幾悶死，今日早至尊廬，願與執事談，藉舒憂鬱。予曰：善。旋飭廚子備午膳，以款陳君。君固辭，予一再勸之，始允。君道從弟小湖，僅三十歲，業登科第，文詩貌皆絕，明年將出仕矣，不幸早卒，能無傷痛？予言世事虛幻，遲早終當長逝，與其求名利而不久歸灰，孰若務功修而獲邀真賞。陳君曰：所謂真賞如何？曰：天堂之福是也。君未介意。既而曰：予昨夜作祭文一首，未竟，幾一字一泣，含恨無窮。予曰：祭亦虛文，何裨亡人？陳君曰：貴教不行祭祀耶？曰：然。君瞿然曰：自古恒有祭，貴教獨無，何也？曰：我教不敢欺先人也。曰：是何言歟？曰：飲食爲生人之需，既死則骸骨無存，口腹俱爛，又何需乎飲食？假令魂亦飢渴，則禱祀蒸嘗，一年四祭，縱有夷齊之節，亦將餓死陰間；況既疎而祧，不及遠祖，行見餓鬼彌漫，觸處皆是，不特若敖氏之鬼餒而已也。陳子曰：祭者薦其

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世俗餓鬼之說，乃愚夫婦之妄談，非儒家真旨；貴教不尙祭祀，將棄祖宗而不顧乎？曰：宗祖不能食，徒尙空文，焉得爲敬？我教孝愛祖宗，遠勝世俗；世俗以跪拜無知之屍爲敬，以奉祀不飲不食之靈爲愛，以燒紙錢焚衣服爲孝，我教不然；父母生則養之，病則扶之，時至危迫，邀集親朋，誦經祈禱，晝夜不輟；甫絕氣，家人奔報教堂，鳴鐘告衆，使遠近信人，咸爲代禱；衣衾棺槨等事，以家資貧富爲度；翌晨，昇屍入堂，請司鐸祭天主，乞宥其生平過失，親友凡在教中者，咸來行禱；此後七期週年，守孝穿孝，與儒家不甚異，惟不燒紙錠，專尙誦經等事；教中人家業稍豐者，又復施衣食，濟困乏，超拔亡者之靈，葬之日，邀集親朋，服縞素，持蜜燭，朗朗誦經，送柩入墓，其餘追思之禮，姑不備述。按我教所以有代禱追思之舉，因死時無大過，而前過

未補，當入煉獄以贖罪也。陳子曰：如子言，貴教尙稱敬祖，何外人總以爲不敬祖宗也？予曰：眾惡必察，子與氏之言豈欺我哉？陳子兩低首，深然予言。談至此，傭人進食，遂用飯。陳君嗜葡萄酒，悅其味甘而補力。酒至，王巡君有喜色，蓋悲懷稍解矣。

用膳畢，陳子曰：予數夜前曾得一夢，行於齊魯間，遇寇賊，求生不得，求死未獲，甚苦之。閱一日，得小湖之訃，此其驗也。予曰：夢之類，不一而足，烏可爲憑？曰：何以言之？曰：夫人精力疲憊，血氣重滯，則睡；睡有深淺之殊：僵臥頽然，神志昏憤，無所思慮，此深睡也；靈明不能自主，而幻景虛形，時來時往，一若有所思而不能明記，此淺睡也；深睡無夢，淺睡有夢，盡人知之。考夢之由來，厥有四故：有覆衣身上而夢重壓者，有足脛寒冷而夢涉水者，有握髮酣眠而夢執蛇者，有燈光寓目而夢火災。

者，此有所觸而夢也；宣尼夢見周公，杜甫夢見李白，張繁夢訪高惠，韓愈夢見元協，慕名利者夢彈冠，夢捆載，此思念切而夢也；高枕而臥，手壓胸則夢，身側左則夢，飲食不化亦夢，此氣塞而夢也；人于思念之後，必有意象留腦，歷久不去，有感復生，間或髓海之中，精氣流行，微觸意象，則曩時所言爲，頃刻呈于心目，此憶前事而夢也。若足下之夢，殆亦往歲所見聞，無朕兆於其間也。

陳子曰：苟如是，凡爲夢不必占矣。然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詩云：「訊之占夢。」凡此經言，詎皆無理？予曰：夢之成，由於三：一由於惡鬼，一由於正神，一由於氣體。氣體之夢，業已言之；惡鬼好欺人，其爲夢不足憑；正神之夢甚罕，惟賢哲有之。天主教古經一書，載埃及王法辣翁夢瘠牛吞噬肥牛，空穗耗食實穗，醒而問于朝，羣臣不能答，惟古

賢若瑟知之曰：肥牛實穗，豐年兆也；瘠牛空穗，荒年兆也；宜儲七載餘糧，用濟七年大祲。王然之，後果驗。近世人心好怪，邪說橫行，著占夢書曰：日月照身，重位兆也；楓生屋上，百年遂也；頭禿髮落，凶事來也；手持旌節，恩賞至也；床上有蟻，主不祥也；種種胡言，令人噴飯。執事乃達人，幸勿輕信乎夢。陳子曰：諾。旋言他事。

啜茗畢，陳君告辭，予留其再叙半晌，未果。予尾之出，舍車徒步，同行申濱，未半里，見術者曉曉於田道，繞而聽者十餘輩。陳君曰：此間何事？曰：一人坐，一人立而談，其餘皆靜聽，殆相面者耳。陳子曰：執士亦信此術乎？曰：否。曰：不信何義？曰：古有姑布子卿，相人形狀，後人附和同聲，至今傳爲慣事，不知相術無憑，不難印證。唐堯、虞舜，均是聖王，而長短懸殊也；文王、周公，均是仁人，而體貌不同也；皋陶面如削瓜，可謂醜矣。

而邁種德，黎民懷，令聞傳於千古；傳說身如植鱗，亦云俚矣，而作舟楫，致霖雨，大業行於四海；項羽、李煜、魚朝恩皆重瞳；孔子、陽貨容貌相似，迹其生平行事，奚啻涇渭相岐？以是論相，其可憑乎？陳君曰：聞西人亦尙相臉，何子獨非之？曰：西人相臉，與華人異；西人相才，華人相福，才可相而福不可相，理至明也。陳子曰：相才何如？曰：靈魂本無形像，而人之知事達理，均藉腦髓；猶之視亦魂之功也，而所藉以視者目；聽亦魂之功也，而所藉以聽者耳；嗅亦魂之功也，而所藉以嗅者鼻；五官四體，各有所司，而不能知禮義，惟髓海爲意念之所由生，聰明之所由寄，學問之所由成，實德之所由積，職是之故，腦貴純精，額貴高廣；史載公孫呂頭顱奇長，劉壽腦如玉枕，宜其才畧浩洪，事功彪炳。陳子曰：腦髓貴精，亦貴多乎？曰：然，西醫驗常人之髓，男子三十四五兩，女子三十兩。古有

名人某得五十七兩，是爲最夥。今愚魯之儔，大都二十餘兩，最下者十八兩，又其下則蠢頑不知人事，直禽獸若矣。語際，西國三人迎面而來，皆隆準豐肥，面白皙，眼綠，鬚眉皆紅。陳君曰：西人之貌，異於華人，有說以解之乎？曰：歐洲人多白，斐洲澳洲人多黑，印度居亞洲南境，土人亦黑，原其故，根於水土者半，根於氣體者亦半，固無足異。若額之廣隘，鼻之高下，面之長短，脣之厚薄，往往先祖之容，傳之子孫，亦天性然也。西國伽本王大頭，其子孫亦大頭；步爾蓬王隆準，其子孫亦隆準；據是以推，各洲品貌之殊，殆自鼻祖始，別無奧義。陳子曰：君言理也。未何見一瞽人，右手執報君知，一步一擊，丁東作響，左手携竹杖，以一孩導之，得而行之。陳子曰：此人算命，君以爲何如？曰：星命之術，昉於李虛中。李唐人，宋時徐子平繼之，其術乃益盛。然宣尼罕言命，而術者恒談；君子不

知命，居易以俟，術者反能言其將來；揆之於理，可乎否乎？考推命之法，拘泥於始生時日，配以陰陽五行，而懸擬其終身處境。今天下生育之繁，一晝夜間，約十萬口，一時亦六七千口，豈生時同而禍福皆同耶？嘗驗諸古人，魯桓與子同，皆九月丁卯生，然二人之年壽不同；崔信明與孟嘗君皆五月五日生，然二人之榮辱不同；由是類推，比比皆是。推命之法，詎足憑哉？陳子曰：予少時亦曾算命，術者謂予二十生子，三十及第三十五得美仕，詎今五十有奇，猶未舉一子，而數四遷官，頻遭物議，術士之言，洵難依據；但子與氏謂盡其道而死者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楊子則謂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欲，隨所不欲，日去日來，莫知其故者皆命，豈命有邪正之別，而事事皆有命耶？予曰：命者，主宰前定之數也；命之類有二：一曰主宰欲之，不隨人意以轉移；二曰主宰任人所

爲，然後加之賞罰；二者惟主宰知之，世人不能推測。

陳子曰：苟如是，則命之修短早已前定，儒者延壽之說亦非矣。曰：年歲與他事同，主宰欲其短，而將以人力延之，斷乎不能；若主宰任人所爲，而不欲其早卒，則延之可以多壽。陳子曰：延壽何如？曰：伐性莫甚於情慾，遏情慾便可以久生，一也；飲食爲養生之具，無節反可以害身，淡泊持躬，享年易永，二也；精神貴能保養，太勞則傷，恒逸則情必也動，作有度，形骸舒泰，而壽命因之以長，三也；大都居處山林，恒得清氣，疾病既少，年壽亦多，四也；事親能孝者，往往安享遐齡，如舜以大孝，故得名壽，五也；憂慮最易傷身，寡憂自能延命，六也。陳子喟然曰：予生多感，今而後知所戒矣。言際，行抵外國花園，入內遊覽。予謂陳子曰：西人此舉，亦延壽計也。陳子曰：然。遊竟，回陳寓，旋即揖別，鐘鳴六下。

二十七日傍晚，陳君過予，及門，呼曰：弟避難而來，欲下榻君家，不知可否？予曰：善。遂迎入，就座。予問：所避何難？曰：可怪亦可笑。寓主一月前喪妻，詢之羽流，云今夜煞至，宜亟避，否則性命難全。爰將在寓諸客，凡三十餘人，一一逐之門外。予欲携取行囊，別求旅舍，則又不允。答以明日卽安，毋易寓也。竊意他往無聊，不如廁足尊廬，可與談道義。予曰：善。敝舍卽君舍也。文駕肯來，增光多矣。陳子曰：我鄉亦有避煞之俗，然無若是之甚。予曰：執事先大夫亡，亦曾避煞乎？曰：敝族累世書香，從未一行此舉。予曰：不行未足，又當知其僞。曰：何如？曰：夫人一旦物故，靈魂受報，善則升天，惡則入地，一定無易。萬世不遷，曷克來往從心，仍回舊宅？如果正神容縱，歸省有期，則骨肉之情，萌發方寸，何忍見人毆攫，如羽士所言哉？陳子曰：羽士之說，予固未嘗信，然洪容齋夷堅志，侯甸西

樵野記皆載煞事，無所據而遽斥之，世俗必以爲不情。予曰：夷堅志載董成二郎沒，旣殮，家人篩灰竈前，見二鵝足跡，以爲二郎墮入畜類，然墮入畜類，則成真鵝，真鵝有象，何未之見也？彼灰上之跡，好事者爲之耳。西樵野記載鄉人顧綱卒，其妻設香楮牲饌，合門皆隱，惟一媼在家，子夜有物如猿，據案大嚼，時人信以爲實，殊不知神鬼無形，安得大嚼？侯甸所記亦東野語耳。按陰陽家言，煞別雌雄，雌煞不出則右足鉗，雄煞不出則左足鉗，如此胡言，令人絕倒。陳君嘆曰：邪說惑人，牢不可破，宜有心世道者，念及此而慨然也。言至此，傭人報晚膳已備，予命小僮持柬請汪小宋明經，龍淡園上舍前來同讌。汪、龍二君俱予近鄰，相距不過數武。龍君他出，未應召。汪君精帖括，善詩詞，席間縱談文學，陳君羨之。食已，汪君口占七言二律贈陳君，陳君亦成二律，和原韻，詩殊佳。

練且勁，有唐人風。汪君捧誦數四，愛不釋手。已而叙言時事，陳君嘆功名之虛幻，謂居京十餘載，見諸君子北往南來，不息如川逝，偶爾披讀邸抄，則某君去官，某君獲咎，宣尼以富貴比浮雲，洵不誣已。時自鳴鐘報十二下，汪君返，予與陳君就榻。

翌晨，陳君與方櫛盥，見童子一人，立於門外，衣縞素，係鄰家新孤，有所求而來。傭人召之登堂，固辭不敢，挈而納之。始入，畧言所求，忽忽然去。陳子曰：童子知禮，貌亦佳，似可造才，特不知其家能栽培否？予曰：何謂知禮？曰：麻服登堂，將不利於君家也。予曰：不佞有言，幸弗憎其梗觸。曰：何如？曰：不祥之兆，在衣乎？抑在色乎？陳君曰：墨經者亦可訪友，則凶兆當在白色耳。予曰：洵如是，則殷商尙白，朝會慶賀之禮，皆衣縞服，不祥莫甚於斯矣，何以傳遞國祚，竟六百祀之長也？陳君笑曰：世俗之

論難經辨駁，有子言，予亦恍然矣。早膳畢，陳君欲回，予堅留之，君未諾，會舍甥阮徵祥茂才至，與君相見之下，偕予留。君乃首肯。已而徵祥與君茗話書室，予坐肩輿入城，與姚芝香孝廉互商要事，比歸，鐘已十二下。少坐，傭人進食，徵祥善辭令，縱談時事。

午膳畢，陳君吸淡巴菰，謂予曰：予先大父，得佳壤，營葬於斯，爰有小湖及第之慶，不料其未出仕而遽亡，風水之說，仍無憑也。予曰：君以吉壤卜科第，亦已誤矣。曰：何爲言此？曰：葬術之妄，一則以理見，一則以事証。天下之土皆同，並無地脉沙龍之異，況死求速朽，骸骨無靈，何與於子孫禍福？所謂見於理者此也。古者祖龍葬驪山，形勢奇佳，而傳祚不過二世；蔡京葬父於臨平，以錢塘爲水，以秦望爲案，人皆許爲大吉，而卒至覆滅，如此之舉，屈指不勝，所謂證以事者此也。陳子曰：貴教不

信風水，有辨理專書乎？曰：有，將置備以呈高明。陳君稱謝而去。

越三日，陳君來函，謂訪友赴皖江，卽日登程，無暇修別禮。予遣僮餽洋酒四瓶，脯二罐，蔗糖燕窩各若干，君辭焉，僮強納之，始受。十一月八日，陳君自皖城來書，言寓張觀察公館，與諸故舊往還，日無虛晷，返旆申江，當在臘月之終。十六日又接君書，首尾千餘言，情誼形於紙上，自是兩接魚書，未及答。十二月二十日，君返時，予多蝟務，一晤於逆旅，略訴離衷，未能暢叙。新正三日，予詣君，賀新歲，會康硯農孝廉趙芝田明經，徐小村明府皆在座，予小作勾留，隨卽告別。翌日，君造予廬，與周石山錢少愚同時抵至。周錢皆楚人居滬上有年，與予爲同門友，與陳君揖見如禮，互談良久。陳君謂予曰：去冬在皖省，與士大夫遊，曾以君所言靈魂之說告之，咸爲心折，予今日又有請焉。予曰：善，何以教我？曰：

有靈者不特生人已也，饑雀覓食，倦鳥投林，暴客夜行，犬見之而必嗥，植篙於水，魚見之而必避，鷄司晨，鼂守更，鸚鵡作人言，羊羔知跪乳，畜亦有靈，確有明證。予應之曰：此似也，非真有靈也。夫魂別三種：一曰靈魂，能知禮義，人之魂是；二曰覺魂，祇能知覺運動，莫辨是非邪正，禽獸之魂是；三曰生魂，祇能生長，頑然無覺性，草木之魂是。君所言乃覺魂，非靈魂也。魚虫鳥獸，祇知耳目之所及，不知事之善惡，故犬吠盜賊，亦吠君子，其證一。有靈者初或拙而卒成巧，讀書習技，往往而是，獨禽獸不然，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千百年如一轍，其證二。有靈必有意，有意必達而後可，乃羣羊聚牢，萬馬登場，不特無一言，且未嘗一舉動以示意，其證三。居莊嶽則言莊嶽，人情大抵如斯，牲畜與人雜處，雖目染耳濡，由來已久，終不能一傳眾咻，其證四。至於鳥獸趨利避害，若有知也者，

乃其覺性所致，非真有靈也。周石山曰：然則公治長解鳥語，介葛盧知牛鳴，皆不足信歟？予曰：西人作事，愈出愈奇，鳥獸果能言語，早已使之出言，何至今日而默默也？陳子低首曰：君言極是。

錢少愚曰：我鄉有術者，以鳥語卜吉凶，其言頗驗。予笑曰：必有貴鄉之人，乃能行其術。同座皆笑。少愚有赧色。石山曰：畜而有魂，死後亦當致祭，何此舉未之前聞也？予曰：儒家祭先祖，誠以身雖死而魂猶存耳。畜無靈性，無功過，無善可賞，無惡可罰，一死而魂不存，何祭之有？夫畜類爲用，惟在知覺，知覺無軀體不可，則畜旣死而魂無所依，又焉能獨活哉？少愚曰：君言不足信，確有明證。曰：何如？曰：畢杭殺鼠而遇害，慕容蹴射兔而墮馬，宋庠渡蟻而登第，如使鼠與兔與蟻，皆以一死滅其跡，冥報何自來乎？陳君曰：天有好生之德，魂雖滅而天報之，云何不宜？

予曰：是亦不然。君所謂天，非蒼蒼之象，乃靈明造化之主宰也。主宰生物，原爲人用；借令殺一鼠，射一兔，均有惡報。行見地上生物，皆是孽種，而今日小鮮一割，亦將遺累諸君矣。陳子速起曰：騷擾郇廚，業經數四，今日斷不從命。予曰：不用膳無妨，但請少坐，與周錢二先生談，亦機之難得者也。周若錢偕予攀留，君乃坐。石山謂予曰：如子言，戒殺亦非歟？曰：然。姑不論他事，而以二者証。一曰順物性。易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萬物先人而生，誠以有人無物，人不得生也。有人必須用物，卽有性必須宰殺；譬之奉牲獻羔，非殺不可以成禮，膠漆製笙，非殺不可以作樂，皮甲翎矢，非殺不可以禦禍，除蟲捕蝗，非殺不可以保穀；推而至於衣履飲食，何在不用畜類？則殺之原符物理，何嘗乖大造之仁？二曰遵古訓。古者伏羲氏教民佃漁，燧人氏教民烹飪，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孔子爲萬世儒宗，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其平時豐食，已於言外見之；聖賢能肉食，常人反不獲肉食耶？陳子曰：不佞廁足儒門，卽此一端，可無愧於先聖矣。

言際，傭人進食，首及羊肉，氣味薰蒸，陳君謂石山曰：如必從執事言，今日之口福，當減十倍。石山曰：鰕生亦食肉，惟稍事放生，用補罪孽耳。陳君顧予曰：放生之舉，貴教重否？曰：否，放生之說，出於輪迴，其說謬妄，前論已詳。石山曰：放生不必爲輪迴，惟禽獸有生，殺之疼病，人苟有心，何忍施害？留其命以遂其性可也。予曰：殺之痛固已，然馬行遠，牛負重，犬守夜，勞之所在，亦痛之所在，何以惜其霎時之痛，而不惜其久長之痛也？石山語塞，不能答，乃言他事。

少選，陳君謂予曰：貴教不戒殺生，齋素亦不尙明矣。予曰：否，我儕

亦有齋素，別類爲三：一曰小齋，七日中守二日，戒大葷，不禁水族；二曰大齋，周年惟十數日，午前粒不下咽，午膳用魚卵，晚餐僅啖菜蔬，并不能飽食；三曰長齋，終身不嘗鮮味，惟修道之人，間有守者。陳君曰：貴教之齋何義？曰：齋之義不一而足，人身如牛馬然，不苦之則血氣剛強，情慾熾盛，爲善難，行惡易，減食所以遏慾，其義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過而不自責，積惡愈深，遺殃可慮，在教之人，守齋所以補過，其義二；灾害流行，國家代有，溯厥由來，概以人作孽所致，人苟悔心，自甘刻苦，則上主之仁，有求必應，其義三；酒食乃養身之具，亦爲昏志之媒，故嗜好多而神目昏，讀書無益，學業不成，加以齋素之功，諸弊均堪泯滅，其義四；禍福之權，操之上主，有善則賞，有惡則罰，報應不特在此生，尤在身後，我儕平時淡薄，原冀膺賞於天，其義五。陳君曰：貴教有長齋一事，不

甚異於釋家。曰：否否，我儕守齋，敬奉上主，而釋子守齋，敬奉梵王，其意大相逕庭。譬之大吏登朝，衣冠而拜，優孟登場，亦衣冠而拜，豈以形相似而可謂禮相若耶？石山聞言不悅，然未啟口。

錢少愚曰：天地之初，混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此徐整三五曆紀語也。言未已，闔座皆笑。予謂少愚曰：盤古死否？曰：然。曰：其腿骨當長百萬餘丈，粗大逾于東山，敢問葬於何處？少愚不答。石山曰：少翁胡說，宜罰酒一杯。少愚飲焉。迨用膳畢，羣起就他座，方啜茗，石山曰：陳君遠客光臨，良緣難假，明日子畧備鷄黍，請諸公讌。陳君固辭，予與少愚勸之。君曰：諾。乃各返。

初八早，日未三竿，石山遣僮至，謂主人請速駕，今日之客頗多。予

曰諾。鐘方十下，乘輿前往，及至，見少愚先在。石山曰：今日備西筵，想亦陳君所喜，曾邀西人梅德、李達二人，皆富商，又邀楊小菴、通事湯靜山、趙曉春、張士廉三人，俱大賈，與予交莫逆，朝夕相逢，歷有年所。言未已，湯、趙、張三人同至，藍其頂，袞袞其衣，儼然搢紳先生，與予揖見之餘，啟齒卽言生利。予自忖曰：陳君今日不能叙論道學矣。少頃，楊通事率二西人至，不旋踵，陳君亦來，數人一見如故。二西人居滬有年，曉中邦俗，尙且解華語，故與之言，意相達焉。啜茗未半刻，石山導入飯廳，廳中設長桌，覆以布單，潔白如雪，四周設九座，座前各置玻璃杯五隻，白布一，剛刀一，銀叉一，銀勺二，磁盆大小各一，桌中陳鮮花如干，洋酒凡八種，菓品茶食三十有奇。石山就首座，右陳君，左二西人，其餘依次而坐。石山謂陳子曰：君莫怪，予今日行西禮，地主之位，當在此。陳君笑曰：以華

人行西禮，足當新聞矣。既而傭人進食，初雞湯，次火腿，置香草中，次牛舌，次雞鴨鵝雉兔羔羊，皆全身，惟鹿豚豕腦已割，每食一饌，必易潔盆，傭人酌酒十餘巡，卒進氣酒，一去瓶塞，發聲如爆竹，陳君驚焉。既而陳君言天主教事，石山問曰：我輩生意人，祇知生意事，教不教，非我思存。陳君曰：人爲萬物之靈，何容無教？無教則幾希之異，行將泯滅，其可乎哉？石山未答。湯趙張三人作粵東語，予未解一言。楊小菴通事籍隸寧波，少時爲洗盞童，未讀書，鮮識之，無飲洋酒，則一指首屈。食畢，飲咖啡茶，純黑如墨。諸君飲已，二西人携杖出，予與陳君亦辭謝而行。初九日早，予遺柬陳君，約午後三下半鐘，叙談于得月樓茶肆。屆時，陳君先往，會方子亨孝廉、龔秋江副車同在樓上，與陳君爲舊雨，道故歡然，蘭臭一室。比予至，陳君哂曰：昨日之宴，可謂乏味。方君異之，詢其故。陳君

以實告。方君曰：若輩俗子，本不與我同道。龔秋江在旁，聞言作色，問趙曉春與讌否？陳君曰：然。龔君滋不悅，怏怏而去。方君隨价耳語云：主人知趙曉春爲龔秋江妻兄乎？曰：否。曰：秋江先生不悅，殆因主人俗子一言。方君未介意。陳君顧予曰：君前日言盤古事，尊意以爲有其人乎？抑無其人乎？予曰：自古論盤古者多矣，大都荒誕不經，難爲依據。地理神鑑曰：盤古龍首而人身，妄說也；又曰：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妄說也。九域志錄異記均記盤古墓所，妄說也。荊州風土記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亦妄說也。司馬遷史記不錄盤古事，最爲高見。鍾氏綱鑑言盤古生于大荒，亦穿鑿之詞。馬驕謂盤古之名，起自雜書，恍惚之論，荒唐之說，作史者目爲首君，何異說夢？予與馬氏不與諸子，君以爲何如？陳君曰：以盤古爲貴教之元祖可乎？曰：

可，然無一定之據，不過附會言之。

陳子曰：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說何如？曰：是說也可以欺愚蒙，不可以欺有識。語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一姓十一人，兄弟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一姓九人，兄弟共四萬五千六百歲；綜計三氏之年，不知幾千萬歲，則五帝以上之年，數倍於五帝以下，然聲教未開，文字未興，渾噩之風未化，結繩之治未改，稼穡之制未行，烹調之法未得，甚而巢處穴居，無異禽獸，迨羲農繼起，政教始行，揆之於理，其可信耶？宣尼刪書，斷自唐虞，上古之事，闕然未及；陽子居嘆太古之事，泯滅未傳；屈子原謂邃古之初，無由考核；秦博士突創三皇之說，無所據而云然，明如觀火，惜腐儒不求根本，迄今尙有信者。陳子曰：君言誠是，予自幼疑之，與人辨此說，不知幾度矣。

方子亨問予曰：先生知西國文字乎？曰：略知一二，精則未能。曰：嘗聞西國字母祇二十有五，知此可以道萬國語言，無所執滯，信乎？曰：否，天下五大洲，言語之殊，多至七百有奇，其間有各字成音，各音涵義者，如中華、埃及、安南、暹羅等國，是有數字合一音，數音寓一義者，如英法、俄奧等國，是有止以言傳，絕無文字者，如斐美、南境，番民是有南洋國土語書以西洋字者，如印度各小邦，是大凡合字成音，必用字母，然同此字母而爲音不同，合法不同，成句寓意又不同，遂至意人不解法語，英人不識俄文，彼此隔別，往往而然，謂知字母，遽可達意，是東野閒談，不可取信。方君曰：西人亦惜字如華人乎？曰：否。曰：西字非聖賢所造，其不惜亦宜，華字不然，惜之造福，褻之遺患，理固然也。予曰：儒者敬惜字紙，敬造字之人乎？敬字之大用乎？抑敬字之形像乎？方君曰：先生何爲

出此言也？曰：敬造字之人，則宮室衣裳皆聖賢創製，何以敬文字，不敬他物也？敬字之大用，則利人者字，害人者亦字。譬如謗書淫詞，冤獄奸謀，無一不用文字，何以尊其優，不鄙其絀也？敬字之形像，則橋梁似八字，驢紋似十字，竹葉肖个字，手書者敬，而生成者不敬，抑又何也？且予有詰者，惜字之舉，漢魏著作家，從未齒及。子張書紳，湯銘浴盤，陸機以左思賦覆醬，明肅宗覽陳讓之疏，怒而投諸地，此皆古人不敬之証。何今人必敬也？方君曰：然則執事不敬字紙乎？曰：敬之義宜辨，以敬爲鄭重之意，予亦敬之，以敬爲致禮之意，予不敬。至謂一字墮溷，天降雷霆，是俗子胡言，斷無其事。言際，會測字者至陳君側，盤中捲紙若干，君偶取一紙，披視之，則日字。術者問何用？陳君曰：不知家人奚若？術者曰：先生離家已幾何時矣？陳君曰：一年又六月。術者改日字爲迫字，曰：貴家

人迫欲見先生，遂受錢而去。陳君曰：測字一術，可信亦不可信；視其附會，似不可信；然測字間有中者，則又可信也。予曰：不中者其常，中者其偶，乃遇之巧，非術之力也。陳君曰：何以言之？曰：禍福吉凶，操之大造，大造不以告人，人安得知之？譬之政令出於朝廷，賞罰惟君所命，苟有人焉，不察君心向背，問諸鄉曲小民，人非至愚，皆知不可。況倉頡造字，出自人力，或象形，或指事，隨人自主，絕無先兆於其間。頃者術士改日爲迫，取貴家人迫欲相見之義；然日字何不可改？問字以謂家人離間，禍起蕭牆，又日字何不可改？是字以謂是非顛倒，亂雜無章，要之或吉或凶，皆出術士臆斷，高明如執事，何竟墮其術中也？

旣而方君陳君論文，具言帖括一業，無濟於行政，朝廷設科取士，當增律學、地學、算學各條，乃可施諸法令。方君謂予曰：君在天主教，予

亦敬天主，惟不與君等同跪拜耳。予曰：何如？曰：予自幼讀書，作事不敢悖理，還問寸衷，絕無愧怍，朝乾夕惕，對越神靈，所謂敬天主，不已誠乎？予應之曰：今使有人於此，曉曉數千言，講論孝道，大旨謂孝愛在心，不在外行，故冬溫夏凊，侍湯藥，奉酒食，皆無益之虛文，如此胡說，子其聽之歟？方君曰：父母需我奉養，故必事之，若夫蕩蕩主宰，無福不有，何必拜跪之而始爲敬耶？予曰：天子高居廊廟，玉食萬方，多一人拜之不爲榮，少一人拜之不爲辱，何大吏登朝，拜手颺言，不可一日廢也？方君曰：皇上人也，不以禮，不知我之敬也，天主不然，無微不燭，有感斯通，敬於心已足，何必形之於外？予曰：吾儕行禮，非爲不行禮，天主不知，惟四體百骸，皆受生於天主，故飲水思源，宜知報本，報于內，不報於外，是猶假人財而僅歸其半，豈理也哉？方君曰：禮拜亦已耳，然貴教必欲人人同

受範圍，同歸一轍，是何理歟？曰：正道惟一，真教無雙，天主教者天主親立之教也，其要旨大綱，概自天主默諭，守之則死後歸天，不守則遺殃無底，曷可歧道馳驅，卒至殞陷？此教士所以舌敝唇焦，勸人入教，以臻福界也。但教士未嘗強人，惟苦勸以期其歸正，何不可之有？方君默然，顧陳君而言他。

陳君謂予曰：子言主宰親立貴教，可得聞乎？曰：我教真教也，真教非主宰不能立，理所必然。陳君曰：立教乃聖人之責，豈主宰之事耶？曰：然，真教所以致福，而聖人不能錫福也；真教所以禳禍，而聖人不能止禍也；真教爲登天階梯，而聖人之權不及於天上；真教上貫千古，遠達萬方，而聖人受生於父母，籍隸於某邦，不能貫千古而達萬方；況道無二致，理則靡窮，聖如孔子，亦學琴學禮，師傅是從，一人之聰明，何能闡

萬理以立教？陳君曰：立教必須口授，而主宰默默無言，不形聲色，將何以教人乎？曰：書載商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帝能夢示，詎必言語？且大哉乾元，至靈極妙，不必有舌而能言，有耳而能聽，先生以人事疑主宰，毋乃不可乎？陳君曰：執事所言，祇証主宰能立教，非主宰果立真教也；貴教流行各國，別有據以取信於人乎？予曰：然，証據多不可數，約言之則有三焉：一曰正理，二曰靈蹟，三曰預言。今天下教門林立，屈指不勝，細察其旨，便知孰是孰非。譬如佛氏講輪迴，以人投畜爲人啖食，驅策騎乘，使用皆理之所不可。道教講煉石成丹，養生辟穀諸法，不以仁義道德歸原返本爲真修，亦理之所不通。他如白蓮、紅陽、資團等教，卑不足言，無煩齒及。卽大教如儒門，重尙功名，罕及修省，而神魂所自，身後攸歸，皆沒煞不論，亦非正道之全。惟天主教得道於主宰，上自

天神，下至物理，凡所以拔擢神魂，登之福界者，纖悉無遺，包涵淨盡，此教之所以真也。陳子曰：何謂靈蹟？曰：靈蹟有三：一超物性，如生死肉骨等是；二反物性，如烈火不焚，巨石不沉等是；三過物性，如危病忽痊，沉疴立愈等是。吾華人矜奇好異，酷信神仙，一切怪誕之舉，無據可憑者，樂道津津，百喙莫辨，殊不知靈蹟惟主宰能爲，天主教中獨具顯靈之柄，歷經考驗，確實無疑，從知教爲主宰所立，非人力創之。陳君曰：何謂預言？曰：耶穌爲上主降生，其未降生前，千數百年，業有蚤知之士，預言其生於何方，誕於何時，凡生平大事，均預爲詳述，此乃主宰告之，而聖賢人筆之於書，迨屆期下降，悉符前言，是爲正教之明證。時啜茗已三椀，方君曰：明日再談，乃起。

明日陳君未至，閱三日猶未來，往訪之，則病矣，牀褥呻吟，困於二

豎予問服劑否？曰：未。曰：西人醫學最精，將爲君致之。君雅不欲，予爲述靈驗數則，皆友人所嘗試。君笑曰：執事之言信耶？曰：忝在知交，曷容欺謊？況不佞素性梗直，未敢以僞語惑人。君曰：洵如是，憑君所爲耳。予赴美國，李醫生寓，請診陳君。李曰：諾。亟駕車，逕抵陳君寓，入視之，曰：是無妨，感冒風寒，致此重瘧，食我藥當速愈焉。出藥授陳君，遂去。陳君猶不敢服，予勸勉再三，始肯納口。是日之夜，寒疾未作，翌晨鐘十下，予往問疾，君已起矣。道昨日事，甚歡，言西藥之靈，洵不虛也。次日陳君詣得月樓，予亦踵至，未坐，張蘭齋大令趙砥光參戎同來肆中。二君曾作西國遊，見奇物巧製繁多。陳君言病愈事，稱美西藥。蘭翁曰：是何足異？金基拿之力耳。聞浙間拿與奶同音，陳君誤會，問金雞亦有奶乎？張君笑，趙砥翁曰：金基拿乃西文藥樹之名，非金雞奶也。君所服藥粉，卽此樹精。

質，却寒疾甚靈。少選，張君曰：予在美國，偶遊於某醫院，見醫生一人，喚一壯夫至，年約三十左右，貿貿然進女病房中。司事謂予曰：盍往觀乎？予曰：可。乃同入房，見一婦年三十餘，一息奄奄，將氣絕矣。目向上，口微開，喘氣綦急，冷汗流顏面。醫生令壯夫坐，袖中出皮管一，粗如小指，兩端有銀針，空其中，以一端刺壯夫臂，一端刺病婦臂。予不解其故，竊異之。司事促予坐，曰：靜觀可也。閱時約十分鐘，婦太息，若蘇醒者然。又五分鐘，竟起坐，雙目炯炯，環顧左右。醫生曰：夫人今何如？曰：精力復矣。醫生曰：夫人血枯，行將不起，此人之血，與汝如干，當謝之。婦執壯夫手，行相見禮，蓋未嘗識也。壯夫辭去，予與醫生等皆出，惟傭婦一人，侍立榻右。醫生謂壯夫曰：今日汝活一命矣。壯夫曰：然。遂脫帽作別，不知其所之。陳君聞此，拍案曰：天下有如是良醫耶？張君曰：不佞親見，無一語虛。

趙君曰：予所見尤奇於斯。陳君曰：如何？曰：予前年往英國，同舟有意國商人某，忘其名，自西貢登程，至亞丁腹痛，眠食不安，船主召醫士至，士謂腸中染毒，非洗腸不可，告之某某亦首肯，乃召四醫至，同入病者艙，不准他人觀望。適予艙最近，僅隔一板，板有隙，可窺望，靜視之，見一人下悶藥，一人以細木壓手足，俾不能動，二人舉刀剖腹，出其腸，洗之，復納腹中，將皮縫合，如成衣然，卒去悶藥，其人始蘇。醫士問知覺否？曰：未臥牀十數日，病若失，皮亦渾合如初。陳君喜，稱美西法不置。

無何，一術者來，携一盤，盤有三錢，有一筒，予問何爲？曰：文王課也，先生有事欲占乎？問占法何如？曰：錢有字爲面，無字爲背，面爲陽，背爲陰，納錢筒中，搖蕩數四，傾而置於盤，三錢面仰爲交，背仰爲重，二面仰曰單，二背仰曰拆，單陽也，拆陰也，重陽變陰也，交陰變陽也，六擲之以

成卦；依卦之義，測事之吉凶，此文王課之大略也；如不欲，有六壬課亦驗。予曰：六壬課奚似？曰：以天干配地支，成六數，如甲配子寅辰午申戌，乙配丑卯巳未酉亥之類；壬字配支亦成六數，故以六名。夫壬爲水，屬陽，天一生水，爲數之始，故天干中獨取壬字。其占法製木盤一，盤底鑿十二凹，標記十二支；盤內置小珠一，再四搖盤，珠入某凹，卽用其所標之支，加於天干，遂成一課。予曰：休咎有定乎？無定乎？術者曰：有定。曰：既有定，則一占如此，再占三占亦宜如此，先後必不殊也。術者會予意，貿然起曰：先生無意於占耳，遂他往。陳君問予曰：子不信起課，亦有說乎？曰：有。聖人以神道設教，所以制輿情，易攝治。文王作易，未嘗以卜筮爲正宗，故書云：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若謀卜筮果可爲憑，一占之而福禍吉凶，明如觀火，又何必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哉？陳君曰：借令卜不可憑，先王宜棄如弁髦，乃謀及之何也？曰：卜筮縱不可憑，而人心輕信，藉卜筮以勵民志，行政易於反手，職是之由。宋將狄青征儂智高，一日將列陣，握錢百枚，祝曰：將錢撒出，字皆向上，是爲勝兆；及撒，洵如所祝，兵大喜，奮勇直前，大敗敵軍。後有人覘其錢，則兩面皆字，蓋狄青私鑄以給兵士者。先王卜筮，亦以勸民，後人穿鑿附會，酷信誕妄，遂有文王課六壬，課等名目，事本無基，不可試用。

言未已，有丐子一來立階前，以竹根二片，徑寸許，長三寸許，三擲於地，觀其俯仰，後曉曉然唱半响而止，主人投三錢于地，其人拾之而去。予不解其事，詢於趙君。趙君曰：是爲擲筮，一名筴，一名玦，卜具也；二片俱俯爲陰玦，二片俱仰爲陽玦，一仰一俯爲聖玦，三擲後便成一卦，以斷吉凶。予曰：子其信之乎？曰：否，蓋竹根俯仰，視地之平否，擲之輕重，

執之歆正以爲異；偶然而仰，偶然而俯，慶殃之兆，豈在竹根？予曰：然，子言是矣。

厥後，予有芝罘之行，與陳君不相見者旬餘。二月一日，返，二日，謁陳君，甫坐，僕人進油煎糕。陳君曰：此掌腰糕也，味不佳而有典，請啖之。予曰：諾。稍嘗輒止。陳君曰：昔蔡雲吳儉有詩云：二月二日春正饒，掌腰相勸餤花糕，支持柴米憑身健，莫惜終身筋骨勞。予曰：是與徐士鉉詩相彷彿。陳君曰：徐詩何如？曰：片切年糕作短條，碧油煎出嫩黃嬌，年年掌得風難擺，怪道吳孃少細腰。陳君笑曰：詩人誇美，往往而然，食糕者豈真少細腰耶？予曰：君知此糕之用乎？曰：然，所以祀土地，亦祭祀禮也。予曰：祀土地無謂，不如去之。曰：執事何爲出此言也？曰：土地皆古人，漢蔣子文爲鍾山土地，梁沈約爲烏鎮土地，宋岳飛爲臨安太學土地，此

外社司，尙難枚舉。俗稱男曰田公，女曰田婆，又稱男土地公公，考厥生平，其姓字里居，年歲朝代，俱不相同，而世俗以二月二日爲土地神誕，附會鋪張，從可想見。不知漢以前，鍾山有無土地？有，則何爲更之？無，則何爲舉之？夫舉之者，士民也，安知子文等有護衛之力，而立廟塑像，推爲一鄉主乎？彼愚民易惑，何怪其然？乃儒士文人，亦爲此舉，洵足異已！陳子曰：予聞之，明太祖嘗微行，遇一上舍，邀至家飲酒，嘉賓滿座，無虛位，惟土地供桌尙空，太祖移神於地，曰：姑讓我遂坐，與上舍飲。旣去，生於夢中，聞土神曰：皇上命予坐底下，今供像必在平地，以此故也。予曰：此事果見載籍，然太祖以天子之尊，飲酒田家，子其信之乎？陳君曰：予固未嘗信，自有子言，益恍然矣。

忽小价執柬至，報張子衡太史來，陳君迫欲更衣，未出座，張君已

及階矣，予與陳君揖迎如禮。張自京師來，叙近事良久。陳君曰：叨在舊交，願明日沽酒市脯，爲足下洗塵。張君辭焉。陳君固請，乃曰：唯。張去，予與陳君談又久之，君召陪讌，予不敢却。比回，得杭州來書，報孫友松孝廉作古。友松予執友也，去冬猶得其書，曰：去月嘔血數升，今病小愈，不謂未二月而遽登鬼錄，感慨流連，不禁淚下。及寐，夢晤友松於洞庭，叙言衷曲，相得而歡。蓋思念切而宛然相見，亦血氣使然也。

初三午後，陳君遣僕來，速予先往。會南沙李鍊卿、奚小坡同遣予廬。商孫勝榮抗租事，李奚皆忿忿不平，欲控孫於當道，予力阻之，爲言累歲歉收，民生艱苦，入不敷出，事畜俱難，易地而思，能無扼腕？況君等家饒萬金，仁聲素著，何忍以數十金之微，置貧民於縲紲中耶？鍊卿曰：然，唯命是從。小坡初不允，迨一再勸之，亦曰諾。李奚出，鐘已五下，匆匆

抵陳寓，張子衡先我而至，閒話片時，遽入酒泉郡內。席間縱談時事，同座有馬晴山、潘岳生二人，皆雲間名士。晴山嗜火酒，四五酌而玉山傾狂，倒罵怨讐，殊不雅。侍者扶之出，闔座不歡。陳君有赧色，予欲釋其懷，驟言他事。問張太史曰：今日乃文昌誕辰，京師大吏亦主祀於道宮法院中乎？張子曰：然。予曰：子以此舉爲何如？曰：帝君掌文昌府事，主人間祿籍，燕京乃富貴之場，祀之自宜加禮。予曰：君知文昌之由來乎？曰：知之。化書謂文昌化身，周武王時爲張善勳，宣王時爲張忠嗣，秦惠王時爲仲弓子張，漢高祖時爲趙王如意，宣帝時爲金色蛇，章帝時爲張勳，順帝時爲張孝仲，晉武帝時爲張亞，愍帝時爲謝艾，宋哲宗時爲張浚，其餘轉生皆爲士大夫，屈指計之，凡一十七世。予聆已，謂太史曰：執事高才善記，通曉百子，默誦如六經，不差累黍，予服甚羨甚。張君喜，益與

予談。予乃駁詰曰：化書之說，果可憑耶？三代之事，世遠人遙，正史未及，作化書者何由知文昌之事？如是其的確乎？自成周以迄宋代，相去千餘年，安知宋之張浚，卽周之張善勳乎？文帝有靈，當知自重，何竟不爲人而甘爲金色蛇也？投生乃佛家謬論，文昌非佛氏之徒，何竟置于六道之中？文獻通考以文昌爲晉人，蜀清虛觀碑以爲唐人，豈生長之年，尙不能指實，而其冥世之權，反可知耶？太史語塞，笑曰：我儕文人，好讀書不求甚解，聞天主教中人，極辨二氏，無乃君爲彼教中人乎？陳君曰：子言是矣。予曰：姑不論何教中人，祇問予所言理乎否乎？張君曰：是或一道。至是岳生與張君談文字，予與陳君談近況，直至撤席而散。後數日間，不相往來。

初七日晚，陳君來柬，訂予翌日午刻，齊集於騁亭，應江子霞召也。

是日大集滬中文士，比予至，藍輿盈庭，高朋滿座，其間多紈袴子，披重裘，目無餘子。陳君與張子衡徒步而來，方升堂，諸少年兀坐不起，張君異之，慍形於色。子霞莫如之何，請張君登上座，予與陳君皆次之。諸士子依序就筵，昂昂然自相接語。張君卑以自牧，問諸少年科第，遂知若輩皆上舍，無一登賢書者。張子曰：「諸君年富才高，釋褐之喜，可拭目待也。」諸少年悅，遂與張子談。陳君見若輩傲，欲人稱譽，乃謂曰：「諸君皆八斗才，善詩無疑，願卽席教我。」言未已，俞幼蘭出座索楮，書七律一首，頗雅淨，惟泛而不切，殆其舊稿也。厥後，艾姓姚姓蕭姓三人均技癢，咸有所作，不及俞君遠甚。張太史取而讀之，佯爲擊節。諸少年請予和，予以文墨荒蕪辭，迺不固請。席間，僕人進羊肉，艾曰：「今爲張大帝誕日，帝食凍狗肉，我儕食羊肉，陽間之口福，不亦勝於陰間乎？」予曰：「執事云何？」曰：

張大帝有風山女雪山女歸省前後必有風雨號請客風送客雨雖天氣甚溫必驟寒俗又謂大帝吃凍狗肉故云予曰君亦知此說之由來乎曰否曰宋程棨三柳軒雜識引祠山事要言大帝化身爲彘督陰兵浚河爲夫人李氏所覘工遂輟是以祀之避豨用犬艾曰然君言誠是程棨之說予亦嘗見之予曰子其信之乎曰陳編可考何爲不信曰糟糠爲彘所食何張帝作彘偏愛食犬也艾不能答予問張帝何許人亦不能答姚曰君其知之乎曰然張帝名渤浙江烏程人生西漢末以浚河有功愚民祀之唐元宗贈水部員外郎宋仁宗封靈濟王理宗封真君然有識者早知其妄羣起攻之宋黃震通判廣德禁民祭渤明周瑛知廣德州嚴禁祀張并著詞山辨闢其荒誕竊謂非鬼而祭猶爲諂媚况所祭乃一大豕乎同座大笑詫艾多言謂其自嗜狗肉而托大帝爲

名耳。蕭於艾爲親串，不忍其受辱也，舉觴請飲，用間人言。飲已，各談時事，及返，已六下鐘矣。

初九初十皆雨，足不出戶。十一日始晴，午後散步申濱，遇孫春圃於外國花園，旣而往陳君寓，會童子元在座。童粵東人，家饒鉅萬，日事遊覽，邀陳君作杭州行，君辭焉。子元固請，謂乘坐大舟，以小輪船拖引，不一日而抵杭，徘徊二日，徧觀各勝，第四日可以回矣。請予同行。予曰：祇予三人乎？曰：否，敝友錢子山、鄭雲波、郭古香皆文人，想君等所樂與游，將倩其同往焉。予謂陳君曰：童君雅誼，理當從之，況執事南行，未有定期，何妨一覽西湖，藉開眼界？陳君曰：子言誠是，第作客他鄉，多擾友朋，無以爲報，何如？子元曰：肯往卽是大賜，先生之言，何爲乎來哉？陳君默然，予益促之，乃曰：諾。子元曰：明日八下鐘卽行。予曰：善，將至此待焉。

童君喜，遂辭去。予與陳君仍復閒談。無何，僕人進晚餐，與陳君共酌，樂而忘返。及歸，已十下鐘矣。

翌日，七下鐘，予抵陳寓。君方洗盥，小价出六安茶，嫩乳春融，浮香泛綠，映花磁而碧媚，漱口齒而芬腴，解渴回甘，勝於諫果。未二刻，童君之使來催登舟。陳君欲携一价，使者曰：舟中有人伺候，不必携价。於是逕往舟中，諸君已在，相見之下，坐談雜事。有頃，童君出時辰表視之，方十下鐘，舟已至松城之南。少選，遇一進香船，自汾河駛來，老婦十餘輩，喃喃不絕於口。予問古香，若輩念何經？答曰：念觀音經，誦之可超度，身後不入六道。予曰：不然，考觀音一名大士，梵言婆婁吉低輪，不知何義？釋氏謂須彌山西有國名興林，年號妙莊，王姓婆名迦，生三女，長妙書，嫁文士，次妙音，嫁武士，幼妙善，不願嫁，往白雀寺爲尼。王怒，下令焚寺，

妙善噴血成雨，滅火；王益怒，命將妙善絞死；尋還魂，修行於香山寺，九年而成佛。據是，則觀音閨女也，而勝國博士胡應麟以觀音爲男子，言六朝時作和尚道士形像；釋子乃故神其說，謂觀音隨時化身，爲男爲女，從其所欲。按佛書須彌山高廣三百三十六萬里，爲眾山之王，但近數十年來，中外通商，徧歷萬國，試問遠涉重洋者，曾見此大山否？童君曰：荒唐之說，不足爲憑。余五至印度，三至紐約，兩至法京巴黎，斯英京倫敦，德京伯靈，皆未見是山；況盡天下土地，不滿三百三十六萬里，須彌之大，何處容之？予曰：須彌不足信，而興林國、婆迦王、妙善姐、白雀寺等，可信否？鄭雲波曰：否，一虛則百虛，佛氏誑言，等之野語可也。予曰：觀音千眼千手，其狀甚怪，子以爲何如？鄭君曰：是直妖怪，何可敬歟？錢子山曰：觀音之事，洵難依據，然觀音經有靈效，有明証焉。予曰：何証？曰：晉

書慕容永獲徐義，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幸免于難。南史王元謨臨刑，誦觀世音千遍，亦蒙赦宥。魏書盧景裕繫獄，頻誦佛經，枷鎖自脫。予曰：執事精曉史乘，不佞敬拜下風。但君所述，尙多遺漏。蓋太原王名恭，臨刑猶誦佛經，未免殺戮。汝南周嵩事佛最誠，臨刑誦經於市，亦未脫大典。齊王奐爲裴叔業所攻，聞兵至，還宮禮佛，卒爲軍人所殺。據是以思，觀音經果能救人乎哉？子山嘆曰：世事茫茫，無由把握，自有吾子一辨，而予不信佛經矣。至是鐘已十一下，童君喚僕人設席。不旋踵，鹿脯牛心，密陳几案，杯滿葡萄之酒，爐燠鷄鴨之餚。雖味辨易牙，鼎烹伊尹，亦無以過之。席間暢飲盡歡。錢鄭郭三君各吟七言一律，頗清順，然無以見長。陳君和一律，詞致老練，惜未錄稿，今不復記矣。予以久不吟詩，腸類枯竹，勉作序文一首，應諸君之囑，自慚魚目，唐突夜光，不足登大雅。

堂也。童君曰：予不能文，願罰酒三杯，遂三酌，仰飲如注。諸君大笑。食畢，飲加非吸捲煙，時已三下鐘矣。六下抵洞庭，投棹東山下。

十三日早，童君以多飲酒，氣體不舒，臥舟中。予與陳君等，賃坐竹輿，不帷不蓋，徧歷通衢，見古祠十餘區，頗洪敞，詢之則明代物，堅久逾恒。午後，匆遽解維，駛抵石公山。童君仍不起，予五人徒步登山，山景秀美，洞庭在望，一眺二百里，遊目騁懷。山陽有大峒，一高廣一丈許，老柏二株，榮潤可愛，適在峒左右，挺立如棋杆，古香稱美不置。嶺上有石公祠，規模壯盛，山之東石壁數仞，鐫名人書，疎秀出塵，得晉人法。子山喜，謂陳君曰：如此佳境，恨未能築室留居，一忘世態，受煙霞之供養，娛山水之清輝。陳君曰：心靜則無處非山，神清則隨在皆水。予宦遊十餘載，無所嗜好，所餘惟兩袖清風而已。大君子將笑我愚耶？子山曰：敬之弗

遑，何敢笑乎？正閒談間，童君亦至，邀諸君入祠。甫坐，祠中小僮進茶菓，方啜茗，陳君仰首視門楣，見紅紙一條，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九字，問小僮曰：「此紙何義？」小僮不能答。鄭君曰：「尊處無此俗耶？」陳君曰：「無。」鄭君曰：「太公佐周伐商，五方之神來求賜職，太公召之，各授其職，既克商，以陣亡諸將，盡封爲神，今門上貼九字，欲神鬼見而退也。」陳君曰：「貼此紙，太公果在此否？」曰：「否，惟以驚鬼耳。」曰：「鬼靈於人者也，故紙一張，不能愚人，將以愚鬼乎？況太公逝矣，其權制鬼與否，我不得而知之，以不得知之事，而恃若護符，可乎否乎？」鄭君不應。

郭古香問小僮曰：「祠中住持何人？」曰：「張道士，頃出戶，不久將回。」不旋踵，張自門外來，相見如禮，畧叙寒暄。張亦善辭令者。予問：「先生亦道陵後人乎？」曰：「然。」予曰：「貴籍何在？」曰：「蘇州吳縣。」曰：「道陵生於何地？」張不答。

予曰：道陵生於天目山，性聰慧，七歲能文，及長，跡徧名山，廣求道術，嗣率弟子入蜀，賣藥傳道，索米五斗，時人或尊爲米師，或詈爲米賊，子爲道陵後，何竟不知先祖事也？張曰：予家貧，少讀書，平日爲衣食計，未嘗學問，願先生弗罪可也。予笑曰：太霄經云：人行大道，乃謂道士；子爲道士，不過餬口是圖耳。童君令僕人投錢如千，諸君起，徑返舟中。十四日，天朗氣清，鐘鳴七下，動輪赴浙，甫出洞庭口，陳君問西湖之景何如？予曰：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闔，陸走水浮，咸可涉覽，洵帝都之餘藻，飾華富，海上士謂珠宮貝闕，琪樹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中原，聲聞夷服也。陳君曰：予讀白樂天詩詠錢唐諸勝，每爲擊節，昔者屢欲一遊，因事未果，今與諸君子往，亦生平樂事也。途遇一舟，滿載沙門，計其數約十四五，皆青年，一人立船頭，以遠鏡窺隣村，二人坐，奕棋遣興，三人弄絲

竹，一人彈琵琶，一人閱書，一人橫臥，吸食鴉片，五六人環坐，作搏捕戲，呼盧喝雉，頗覺狂歡。陳子曰：釋子於今日，爲舖啜計，無修道心矣。予曰：然，但人心易惑，一轍靡然，自炎漢迄於今，愚民大都信之，殊可慨也。錢君從旁間言曰：佛與儒道鼎立天下，伊古以來，人人尊重，吾子讀書明理，何輕易非之？予曰：佛氏之事，君亦知之乎？曰：不甚詳。曰：佛名釋迦，一名牟尼，亦名如來，父淨飯，爲天竺國王，母淨妙，於周昭王二十四年生，釋迦初墮地，作獅子吼，身作黃色，爪赤如銅，髮青披地，手足皆鈎，毛俱向上，及長，娶三夫人，年十九，出家修行，大旨以清靜爲宗，不貪榮華祿位，財貨安樂，時人附和之，遂立門戶，年七十九，患背疽而亡。漢明帝永平五年，帝夢金人行殿廷，傅毅以爲西方之人，其名曰佛，帝遣蔡愔、秦景往天竺，取佛法以歸，是爲佛教入中國之始。竊按佛生於父母，亦人

也；初墮地，作獅吼聲，直人而怪者也；修行多年，卒以發背死，是與常人無異，何以證其超度乎？乃人心不古，忘棄真原，偏敬一西域之人，殊不可解。陳君曰：自佛教入中國，起而攻者不勝枚舉，漢尙書令宋均具奏諫諍，唐有傅奕韓愈等上疏指謬，降而元明及今，明人達士，往往深斥其非，無如斥者斥而從者從，愚民錮惑，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語際，舟抵杭城，童君匆匆登岸，往謁諸友，傍晚返宿舟中。翌日早，張君志雲杭城巨富也，親來問候，請同舟之人咸往其家。余等固辭，繼以童君勸，遂往焉。及至，見高廳二座，殊洪敞，右有花園，極精緻，植外洋花十餘種，異常艷麗，眼界爲之一新。午後五下鐘，張君備筵盡地主之誼，張之西賓李冬笙先生亦在座。席間縱談時事，偶及天主教，李君不悅，謂我中國本有聖教，何用西教爲？予曰：君以天主教爲西教曷故？曰：天主教來自

西洋故名。予曰：否否，天主教創自天主宰，所講者天道，所求者天福，當今之世，天下五大洲，無處無天主教，計君臣均在教中者，歐洲八國，美洲十六國，斐洲、澳洲、亞洲，咸多奉教之人，由此觀之，限以爲西，失實多矣。況物以品傳，人以類析，如南貨、東洋貨等是；若教之建立，不僅行於一區，未可以方位限也。譬諸佛教，來自印度，在我國之南，未嘗以佛教爲南教；孔子生於東魯，在江浙之北，未嘗以儒教爲北教；老子生於楚，在我省之西，未嘗以道教爲西教。夫人立之教，尙不以方位稱，況天主教乃主宰所立，出方域之上乎？李君笑曰：子言似理，今而後予不謂之西教矣。志雲有友號秋圃，從道教。予問：道教昉於何人？曰：昉於黃老。予曰：否否，黃帝之事，邈不可稽，三代賢人，尙不知其究竟，況傳遞數百世，羽士安得其真傳？元世祖飭張易校道書，上言道德經乃老子所著，

其餘皆後人僞撰。顧道德經中，無煉養之說，無丹藥之法，無尸解道場，劍印符籙等事，則道家宗黃老，猶非父而冒認爲父，當亦達者所恥也。秋圃曰：然則道教誰創之乎？曰：漢初方士盛行，計三十七家，未嘗合爲一教。迨魏時寇謙之，矯老子命，繼張道陵爲天師，傳辟穀輕身科誡諸法，又復清整道場，廣行齋醮，是爲道教之始。至是有他友至，故未卒述。翌日，坐肩輿，至風篁嶺，簷簷篠簜，風韻淒清，林壑深沉，迴出塵表。嶺下沙盆塢，宋有陳剛中墓，今已頽廢。登獅子峯，高出羣岫，可瞰江滸，北望天竺諸峯，疊秀如畫，不甚勾留，卽往棊盤山，登其嶺，江湖之勝，皆可環眺。旋回志雲屋。

十六日，天方曙，予與童君蚤起。童君告予曰：昨夜余夢遊荒塚，淒涼萬狀，一人迎面而來，極巍峨，大聲呼曰：子何爲來此，無乃悞乎？遂醒。

言時童君有憂色，并云朕兆不祥，將奈何？予曰：蒙少時屢有是夢，然無所害，光陰荏苒，年已半百，考夢之由來，往往以日中所見，重呈夢寐，昨日予等見古墓數區，爰有是夢，無足異焉。童君聞言，色喜曰：先生真達人，能解我惑者。既而予獨往書室，諷祝文如干，乃教中功課，亦常例也。鐘鳴七下，諸君皆起，九下，往南山觀慈雲嶺，嶺下有觀音洞，頗廣大，別無勝景。童君觸類旁通，爲余述露德之勝。露德，法國西南叢山也。童君曾至其地，見山中有教堂一，內供聖母像，聖母乃耶穌母也。峻側有洞，洞下有靈泉一，清水恒流，積於池內，病者入池浴盥，禱於聖母，不藥而痊。嘗見一人跛，一人瞽，浴於池，哀號聖母，不旋踵而跛者疾行，瞽者雙目炯炯，明察秋毫矣。陳君聞言詫異，問斯言信乎？予曰：然。前年予患重症，得彼池之水，飲之，病漸瘳。按法國日報，病人浴於池而愈者，歲以百

計若信心未固，祈禱未誠，則雖浴仍如未浴，是水之靈又貴心之誠也。鄭郭二君性褊急，迫欲他往，乃抵鳳凰山，其麓爲萬松嶺，夾道多巨松，唐時已植之，故白樂天湖上夜歸詩有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之句。隨价請遊池山，予儕登陟已勞，力不逮，爰入山下古剎，啜茗小憩。甫及門，一老人出，與之談，問所事，則曰：課生十餘名，藉資餬口。問殿上供何神？曰：施相公也。問相公何時人？曰：相公乃宋時諸生，名全，字伯成，偶拾一卵，生金甲蛇，事聞大吏，率兵殛之，不能制，施一叱咤，蛇卽不動。大吏疑爲妖妄，斬之，厥後蛇更傷人，爲害廣遠，官吏懼，奏請朝廷，封施鎮海侯，遂立相公廟，至今仍之。予曰：蛇卵生蛇，常事也，蛇害人而施能喝阻，亦術士之徒也；術士非賢聖，曷克掌陽間禍福？無端祀之，不亦謬歟？老人曰：故事是循，未嘗深究。少坐，返張志雲宅。晚膳畢，冬笙促

陳君入容膝軒，予踵之；軒在廳事側，設一几三椅，祇容三人，故名。冬笙問陳君自京師來，識錢道生、夏震山否？陳君曰：否。乃叙言他事。偶及新建教堂，陳君曰：堂在皇城西北隅，規模洪敞，粉飾輝煌，前有勅建碑亭，足見天恩浩大，其所以柔遠人者，可謂至矣。冬笙顧予曰：貴教中有利瑪竇，西海偉人也，其授握算鐘表歷數諸法，實有裨於中華。明季士大夫樂與之遊，以此故也。余在京師，過朋友家，覩虞德園銓部書，責利子未窺佛氏之秘，輕揭釋子之非，斯言洵不誣也。予曰：先生見銓部書，亦見利子札乎？曰：否。曰：利子之言曰：竇自入中國以來，畧識文字，則重堯舜、周孔，而非佛，執心不易，以至於今，區區遠人，何德於孔！何仇於佛哉？若謂竇姑佞孔，以諂士大夫而徐伸其說，則中夏人士信佛過於信孔者甚多，何不並佞佛以盡諂士大夫而徐伸其說也？實是堅於奉戒，直

心一意，所是所非，皆取憑於離合。堯舜周孔修身事上主爲教，則是之。佛氏抗誣上主而欲加諸其上，則非之。何必徧繙五千餘卷，而後知其謬也？賢書曰：利子之言是矣。予曰：利子之言是，則我教闢佛，有自來矣。時郭古香亦至，以軒窄不可容，我三人俱出詣廳事，談至深夜始寢。十七日晴，用膳畢，童君曰：吾儕將何之？志雲曰：今日西湖競渡，願與諸君同往觀之。諸君喜，乃行。及抵，見畫舫齊行，遊人如織，龍舟六艘，飾以綵旗，錦傘花籃鼓吹之類，立標竿於湖中，挂錦綵銀碗，以賞捷者。予等初在岸，坐轎中觀望，繼有柯墨溪上舍，童君執友也，泊舟在邇，見予等爲衆人擁擠，進退維谷，遣僕來請登舟，遂往焉。與柯君相見之餘，觀舟角逐。無何，一舟子墮水中，倏忽滅頂，衆人意其偶失足，同聲呼救，舟人不之理，爭駛依然，奮不顧身，閱半刻鐘，其人立湖心，水及腰，不下，觀者鼓

掌，咸爲稱快。午後三下鐘，羣舟停駛，予等辭柯君。旣入城，登映雪樓啜茗，後至志雲家尋作別，遽回原舟，當夜動輪返滬。二十日陳君來書云：兩日不見黃叔度，胸中鄙吝叢生，卽維纂祺吟福勝常爲慰；弟昨晚接家報，得悉蕭牆之變，有不可爲外人道者；回念寓滬幾及四月，多承厚愛，銘感五中；聞執事言西教之理，尤覺茅塞頓開，益我非淺，仁人之贈，初不料如是其大也！今晨遣价至招商局，回言往閩之舶，月之廿六日動輪，不佞南歸，卽訂是日，弗獲久留矣，俟弟摒擋壹是，將登堂叩謝焉。余得書頗爲愁悵，會錢玉堂至，余告以陳君行期，玉堂故健足者，未半日，徧訴諸友。周石山約於廿一日餞行，姚芝香約於廿二日祖餞，廿三日晚李鍊卿、奚小波設席於翠竹園酒肆，廿四日郭古香等五人同餞於江志山家，廿五之夜，予獨餞陳君，兩人對飲，情話纏綿。予謂陳君曰：

執事此別，恐不復相見矣。弟前所言天主教要義，子以爲何如？陳君曰：貴教之事，正弟所縈懷者，不知別有說爲鯁生告乎？予曰：天主無始終，無形聲，性體本一，而列位三也。耶穌乃第二位，以愛人之故，降生爲人，死於木架，代人立績，拔衆升天，敬而聽之則永祥，違而辱之則永禍，其理不差毫末。凡爲善信之人，敬天主，絕邪神，守十誡，務七祈，早夕誦經，內外兼慎，七日中兩日小齋，一年內一次告解，虛僞之事，如擇日燒楮，祭先佞佛等事，皆痛絕而不爲。他如行商讀書耕稼，與常人無所異。陳君曰：天地有主宰，不可不信，人死魂不消散，亦理之所必然。予歷觀各教，惟貴教之理爲透達，爲貫通，無如人心不古，衆口鑠金，一言天主教而庸碌之輩，羣起以攻，況敝地無貴教中人，雖有崇奉之心，將何以禦親朋阻擾乎？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夫無勇亦已耳，獨惜一旦蹉跎，身

後無超升之望，則遺害大矣。陳君喟然，墮淚數滴，蓋以爲從教之難，心欲信而勢不易也。予告其日夕默禱上主，必有以助其不足者。陳君曰：諾。旋言他事，至夜半始回。廿六日早，予餽路菜八事，陳君祇取杏仁餅、鹿肉脯二事，餘皆辭却。傍晚予親往送行，陳君已於二刻前起碇，對江一望，殊爲悵然。後陳君數四來書，予勉答之；閱二載，陳君來書，言已入教，予喜甚，不禁望空三揖。

24
404044
5

4

404044

上海土地灣印書館